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十三

昭公

二十有一年

仁德
2207
13



信 12 仁 2207 13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昭經二十一年

許翰禮好不結而

財求無度則聘義

亾矣蓋自是聘不

復志

家鉉翁書叛誅姦

之極典萃向首禍

於國討而奔奔而

復乃挾吳楚將覆

宗國叛狀既著始

書叛

趙鵬飛叔輒無事

業見於經而獨書

卒志世爵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十二

經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恭平公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晉項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己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

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侯

還故

傳二十一年○錄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嚴啟隆朱出在楚
而不書其卒是卒
於楚也不成其為
君故無諡東國於
是為悼公
家鉞翁叔孫為政
季氏惡諸晉士鞅
奴單已故公為所
卻蓋季氏外交強
國大夫有制其上
傳二十一年
附見孝經曰核風
易俗莫善於樂

射泠州鳩曰冷樂官州鳩
○泠音伶
王其以心疾死乎
言景

必以心夫樂制禮
天子之職也
天子省風以

樂也樂因音
而鐘音之器也
天子省風以

作樂以移之
○省星上
器以鐘之
鐘聚也

行之行樂小者不窳
小者不至於窳
細而大者不柳

大者不至於柳
橫而則和於物
則能和物

成物既平和則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故乎和之

耳藏於心億則樂
億安也心安
窳則不咸

心○咸如柳則不容
橫大則心
心是以感

以感實生疾
心有所感則隨所
今鐘柳矣
今無射之

大王心弗堪
王心將
其能久乎
其能久居其位乎

三月葬蔡平公
蔡天子朱失位
位在卑
長

幼齒故
大夫送葬者歸
魯大夫往會
見昭子
魯大夫

婦昭子問蔡故
叔孫昭子
以告
昭子歎
叔

昭子歎曰蔡其亾乎
言蔡國其
若不亾
是君也
大即

朱必不終
必不終
詩曰
不解于位
言不解怠

○解民之攸暨
民之所由安息也
今蔡侯始即位
蔡

即太子朱而適卑
而長幼齒序
身將從之
則其身將

為冬蔡侯
夏晉士鞅來聘
叔孫為政
叔孫昭

命為李孫欲惡諸晉
季平子憎叔孫位在已上
使有

亦過矣猶少之耶
國政

宣子請環於鄭伯

子產卒弗與宣子

為謝不敏以諾之

賢其為鞅一怒

遂棄周禮以從之

乎必季孫主之者

而力弗能禁矣

陳傅良為十一牢

傳積魯不守禮之

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

鮑國七年為士鞅怒范獻子怒其非禮曰鮑國之位下言鮑

位卑其國小齊國比晉為小而使鞅從其牢禮而使我從鮑

是卑敝邑也是卑晉國也將復諸寡君言將告於晉君而討魯罪魯人

恐魯人恐加四牢焉初用七年今加四牢以禮之為十一牢言魯

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

登費遂生子貍為少司馬華貍為公少司馬多僚為御士

公御士與貍相惡多僚與貍兄弟相惡乃譖諸公多僚乃譖

曰貍將納亾人言貍將納亾人華亥等亟言之數言於公公曰

司馬以吾故司馬謂華費遂為亾人亾其良子良子謂華

死亾有命今我之死亾自有天命吾不可以再亾之我不可

對曰多僚君若愛司馬言公若愛大司馬則如亾則當

死如可逃若亾走可何遠之有勿慮其遠公懼元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左右召華費遂之侍人宜僚飲之

酒飲宜僚而使告司馬告司馬費遂司馬歎費遂曰必

多僚也言此必多僚吾有讒子我有讒而弗能殺不

早自誅殺我自誅殺吾又不死我又自即世抑君有命抑宋君命可若何

而遣之將使華貍田獵于孟公飲之酒元公既與費

厚酬之厚以酒幣賜及從者皆有賜於從者

飲去聲下同

李卓吾既飲宜僚以酒又飲華貍以酒蓋動以酒為餌也

經世鈔何不以白于公而殺多僚乎穆文熙司馬自知多僚為讒不能殺反與宋公謀逐華貍激成仇殺之變

則司馬不能逃其罪矣

去聲司馬亦如之費遂亦如張句尤之張句華猶臣曰尤怪賜之厚

必有故言必非無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訊問也子

皮即華猶以劔脅宜僚而問其詳委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子孟張句欲

殺多僚張句欲作難子皮曰即華司馬老矣費遂已甚老矣

登之謂甚言華登已傷吾又重之我又殺多僚不如

也不如逃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華猶

其父辭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道遇多僚御費遂朝于巷張句不

勝其怒張自見多僚與費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

僚任翩皆華猶家劫司馬以叛劫華費而召亾人而

等華亥壬寅華向入華亥向寧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

經世鈔殺之而歸罪可也張句有性氣不學無術

橫三子禦華向於睢陽華氏居盧門華亥等居於宋

門以南里叛見經六月庚午宋城舊鄘舊鄘舊城也

內南里故宋及桑林之門桑林宋城門名而守之以禦華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經公問於梓慎魯昭公

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物事禍福何為若禍若福對曰梓

慎曰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薄不為災不為日

月之行也此日月行度分二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至

相過也二至長短極其他月則為災非二至二分

陽不克也陰侵陽是故常為水故其災於是叔輒

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叔孫子叔將死子叔即叔輒

王元美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為災使公怠於脩政遂致失國盡黨季氏而姑為誦諛以悅君也汪道昆日食在夏至冬至不為災說為有理

非所哭也非其所當哭而哭之精爽已逝矣八月叔輒卒如昭子之言

錄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

鳴戌宋烏枝鳴齊大夫助宋戌守廚人濮曰廚宋邑濮廚邑大夫也軍志有

之也志書先人有棄人之心先事而掩人者棄其心志也○先悉薦及後人

有待其衰後事而勝人若待其衰竭也盍及其勞何不及其勞且遠來之勞苦且

未定也且管壘未定伐諸先伐吳師若入而固若吳師得入南里為城以為固

則華氏衆矣則華氏益以吳師不勝衆矣悔無及也雖欲追悔恐無及也從

之宋人從其計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山鴻山在陽東敗華

師登之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二帥吳大夫○雒古舍反負音六又

華登帥其餘帥吳之餘師以敗宋師宋師恃勝故公欲

出元公恐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言我小人可借其力使死難

而不能送君而不能送君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徇曰

乃徇告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本又作讖言揚于衆曰

之揚徽從其言皆以自別公自揚門見之睢陽正東明名揚門元公自揚門見國人

皆揚下而巡之元公下城親巡其衆曰國亡君死言宋國若亡君死於難

二三子之恥也此大夫國人豈專孤之罪也豈專孤之所共恥也

罪蓋元公以此齊烏枝鳴曰時成宋用少莫如齊致

死言以少擊衆莫如齊致死莫如去備死備長兵也齊致死如齊致死莫如去備

兵用短兵彼謂華氏兵馬衆多請皆用劍請宋師皆去上聲

從之宋人從其言用劍華氏北北敗走也復即之復追而就之廚人濮

孫鑛皆用劍今邊軍唯用短刀即此

彭士望外援至有分之使不得合者有使之合聚而殲之者總看自己兵何如然分之較是穩著

經世鈔厨人濮忠智勇三德俱全補注而不能送送公句絕孔疏非

穆文熙兵法破敵焚舟背城一戰皆致死之謂而以裳裹首號招以挫敵人之氣異哉厨人乃知兵如此乎

彭士望非齊致死必不能轉敗去備二字韓信之背水王鎮惡之斬纜項羽之破釜沈舟皆從此出

李笠翁厨人濮以裳裹首即晉朱序所呼秦兵敗矣之意蓋彼此倉卒非詭謀不足寒其膽也

經世鈔後之用此法以破敵者多矣附見翟僕新華姓互居敵地注所謂不些小忿也

以裳裹首厨人濮以裳裹死人首而荷以走而荷其首以走曰

得華登矣詐言得華登之首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

僕新居于新里翟僕新公臣居華氏之地既戰既助說甲于

公而歸說甲于公而歸其華姓居于公里居公里而

亦如之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十一月癸

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

如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

救宋會救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

願為鸛鄭翩華氏鸛亦陳名其御願為鴞鄭翩之御也子祿御

公子城子祿向宜也莊董為右為公子城車右干鑾御呂封

人華豹華豹為邑守封疆之張匄為右為華豹車右相

遇公子城華豹相遇城還公子城還車華豹曰城也華豹見而識

城怒公子城怒而反之反還將注將注城將傳豹則關矣

關與同華豹則關曰公子城曰平公之靈平公公尚輔

相余尚度幾也庶幾輔豹射華豹先射出其間出

城子祿將注公子城又則又關矣則華豹又關曰城

不狎鄙狎更也若不與我抽矢豹止城射之公子

引之引之殪張匄抽矢而下殪長丈二在車邊張匄

之城射折股折股扶伏而擊之扶伏與匄同張匄

○扶伏並如折軫折軫又射之城又射之死死于鑾請一

○扶伏並如折軫折軫又射之城又射之死死于鑾請一

○扶伏並如折軫折軫又射之城又射之死死于鑾請一

○扶伏並如折軫折軫又射之城又射之死死于鑾請一

○扶伏並如折軫折軫又射之城又射之死死于鑾請一

○扶伏並如折軫折軫又射之城又射之死死于鑾請一

穆文熙不狎鄙言彼此不更相射則鄙人也故豹止不射而子城得以射之

孫鑣摸寫儘入妙但畧碎畧板乏錯綜頓挫之致

矢干，欒，華，豹，車，御。城曰城謂余言女於君欲活之。

對曰干，欒。不死伍乘同乘其伍死，則皆死。今干，欒同。

軍之大刑也軍法以此刑。干刑而從子干，犯。

君焉用之宋君安用我。子速諸子謂城。乃射

大敗華氏大敗，華氏。圍諸南里圍，華氏。

華亥搏膺而呼膺，背也。華亥見敗，擊搏。見華緇緇，見。

曰吾為樂氏矣晉樂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

矣。緇曰緇，子無我廷。不幸而後

使華登如楚乞師乃使華登。華緇

以車十五乘甲卒一千一百二徒七十人徒，步。犯師

政故犯云然

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華緇與華登共食於哭而

送之哭，送。乃復入復，入南里。楚遠越帥師將逆華

氏楚，平王使遠越。大宰犯諫犯，楚大宰。曰諸侯唯宋

事其君言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今又爭國今又君釋

君而臣是助楚乃舍棄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王曰

楚平楚平而告我也而汝也。謂汝。既許之矣既許，救華

年華向年華向蔡侯朱出奔楚即平公。費無極取貨於東

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蔡而謂蔡人無極

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言蔡侯朱君王將立東國謂楚

平王將立平王將立若不先從王欲若蔡人不先從楚必圍蔡

張半菴時衛有齊豹之亂魯三家專

彭士望乃射之此矢終不應發宜說而歸於公

○蔡靈公般

平公廬

太子朱

穆文熙無極取貨行讒令國人出其君而立東國所在

傾入又何止卻伍楚必以師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二氏而已哉
陳明卿無極之好
貨而肆讒如此楚
欲無危不可得已

昭經二十二年

昭經二十二年

昭經二十二年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子有二心
其子謂朱也
故廢之
靈王殺隱大

子楚靈王殺蔡世
其子與君同惡
又使立之
不亦

君同惡
德君必甚
楚必甚
又使立之
不亦

可乎
言其
且廢置在君
皆屬於楚
蔡無他矣
言權

則蔡無
公如晉
及河
鼓叛晉
十五年

他心
是鼓又叛
晉將伐鮮虞
故辭公
暇於待賓且懼

昭經二十二年

趙鵬飛前年齊高
發伐昔今齊侯伐
昔皆責其殺意恢
之故也殺意恢者
何與齊哉齊特假
是以虐昔爾明年
而昔子來奔齊迫
之也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
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間
無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
悼王是冬卒敬王立
六月叔

鞅如京師
叔鞅叔弓子
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
三月而葬
王室

亂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
亂之世子子頹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

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
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

則天下無
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猛未踰年稱

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
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郊鄆也居于皇

城言始得
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謚曰悼王其曰王
子猛卒未踰年也

昭經二十二年

昭經二十二年

昭經二十二年

及外也非也謂王
室亂者嫡庶並爭
亂在宗室者也本
不得言京師亂成
周亂王室亂耳
嚴放隆不曰王猛
居于皇而曰劉單
以之者猛不能自
立其出與入皆劉
單之功史家告實
非聖人之後史可
知儒者泥於以之
一言而曰人而曰
以能廢立之謬也
高閔王城天子都
而子朝之黨在焉
故言人
孫復言王所以明
當嗣之人也言子
所以見求踰年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郭北

啓齊莒子將戰莒子庚與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

曰齊帥賤言北郭啓其求不多所求於莒不如下之弗聽弗從

大國不可怒也齊大國不可弗聽弗從

敗齊師于壽餘壽餘莒地齊侯伐莒齊景公怒莒子行成

如齊莒子庚與親自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莒於是

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楚遠越使告于宋越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言楚君

君也言猛所以別有不用命令之

臣如華向等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

言寧不為宋寡君請受而戮之等楚君請受華向對曰

宋公孤不佞言孤寡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

取媚愛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拜謝楚君抑君

臣日戰抑宋之君臣君曰楚君有余必臣是助我必

宋君而亦唯命亦唯楚人有言曰人有唯亂門之無

過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楚君若加恩無亢不衰

無為高亢不以獎亂人以獎助叛孤之望也此孤寡

於中正之事惟楚君其楚人患之楚人患宋諸侯之

戊謀諸侯之大夫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設若華氏

與華氏為黨者故

其固請如此

其固請如此

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而快疾以戰非吾利也

死守則成不可解不如出之華向出奔以為楚功

疾戰則師或致敗其亦無能為也言華氏不能救宋

使楚人得收其乃固請解圍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

而除其害諸侯救宋而除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定華猶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猶已下五

卿也省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費遂邊印為大

司徒印平公曾孫代樂祁為司城祁即樂祁黎仲幾

為左師幾音基樂大心為右師伐華亥樂

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以安靖宋國之人

孫鑛王室亂一事而後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

須捻首尾串為一

王與賓孟說之賓孟即賓起與景王皆喜欲立之

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劉獻

擊也伯蚡劉狄也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劉蚩惡

願殺之願殺又惡王子朝之言劉蚩惡子朝

以為亂以為子朝願去之願去子朝賓孟適郊賓孟偶

侍者曰賓孟之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遂歸告

玉賓孟感雞遽且曰且謂雞其憚為人用乎言雞雖

然卒當見殺人異於是若人見寵飾則當犧者實用

王荆石賓孟蓋知

伯蚡欲殺已之意

故以鷄問侍者而

且歸告王

孫鑛天旨只在入

異雞一句上後二

儀字只作寵用字

看即得然甘為用

故憚為人用

人異於是

若人見寵飾則當犧者實用

我者死意實寓於內

左傳詩林卷五十六

二十

人為儀者實人儀實難設使寵人如寵儀則已儀何

害使儀在已則無患善已喻王弗應十五年天子壽卒王立子猛後

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計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景

田獵于洛北使公卿皆從使周之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景王有心疾乙丑四月十九

崩于榮錡氏可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景王崩於此戊辰二十劉子摯

卒即劉無子單子立劉蚡蚡獻公之庶子五月

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以其黨殺之殺賓盟群王

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錄附錄晉之

取鼓也在五年既獻於廟而反鼓子焉歸鼓子於故國又叛

於鮮虞鼓子又叛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魯魏郡

廣平使師偽糶者使師偽糶者使晉師詐為將負甲以息於昔陽

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故遂襲鼓遂掩其不備而襲之滅之

滅以鼓子為鞮歸為鞮鼓子名使涉佗守之涉佗晉大夫

○守音狩又如字丁巳葬景王三月而王子朝因舊官百

工之喪職秩者百工百官也子朝因其喪失官與靈

景之族與靈王景以作亂以作禍亂帥郊要餞之甲郊要餞周

三邑要平聲以逐劉子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

悼王子莊宮悼王即王子猛單子即單以歸以悼王

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即莊王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

張天如觀子朝初發難時其黨甚眾其勢焰甚熾然其終竟以無成者何也則是非好惡之公卒不可泯也孫鑣唯叙追奔伐取等事頭緒多周折亦多又不細叙但畧以字通過而自覺熱鬧讀之鏗然有音其妙處只

在文法變化是史記平陽絳侯世家之祖
增補合注子還謀詐與單子重盟以致其來而殺之

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即召伯與子朝黨也相與

謀曰不殺單旗旗單穆公各言若不殺單穆公不捷不能勝捷與之重盟

若與單子必來單子必信而來歸背盟而克者多矣背叛盟誓而克

勝敵人者前後從之從之從王子還之謀樊項子曰項子即樊齊單劉黨項

音非言也王子還之謀非有德之言必不克必不勝遂奉王以追單

子王子還奉王及領領周地大盟而復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

擊荒以說而殺之以自解說劉子如劉劉奎歸單

子單子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乙丑奔于平時平時之地群王

子追之羣王子黨子朝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獒

八子靈景之族單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

人奔山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

簡公敗績于京鞏簡公周卿士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甘平公周卿士鞏簡公周卿士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

經所閔馬父曰即閔子馬魯大夫子朝必不克言子朝必不勝

其所與者子朝之所與圖事者天所廢也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

於晉單穆公欲告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單子以王猛如

平時急於盟主遂如圃車遂往圃車之地次于皇次舍于皇地出

如劉往其采邑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王猛黨

盟百工于平宮盟百官于平王之廟辛卯鄆胙伐皇鄆胙子朝黨伐王猛

所居之地大敗鄆胙大敗獲鄆胙因獲之壬辰焚諸王城之

願九疇欲子朝之不克當於其事之不須焉觀之如但以喪職秩故為不足與也則將為亂臣賊子有貴強之接而後動於惡者其幾弗克乎此非君子所宜言
劉宗沐劉單子當艱難之秋任托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元父文定公猶責其專此易之大有責於匪其彭也

市焚鄆於王城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

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

宮百工伐單氏之宮敗焉及為單氏所敗庚午及伐之單氏及子朝辛未

伐東園洛陽東南有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于

帥九州之戎九州戎即陸渾戎也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

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

庚申單子劉蚩以上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社周地前城人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

不成喪也釋所以不已

丑敬王即位敬王即王子猛母弟也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即司馬帥師軍

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

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敬王之師軍于汜于解又軍于

次于任人王師又次于任人閏月晉

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

南軍于前城王師軍于京楚敬王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毀京楚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子朝所在

故共伐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陳傳良以納王于王城不書晉義繫於劉單公今案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籍訛舛別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氏惟據長歷輒云經誤非也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十三

昭經二十三年汪克寬叔鞅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諱嗣為大夫

經二十有三年壬午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邾師○婁

高閔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

○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人譏

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也故

○晉人圍郊郊周邑討子朝必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在後從起○夏六月

趙匡圍郊公羊云

不與伐天子也案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不與伐天子也案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與來奔齊納郊公○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楚地不書楚楚不戰也○父音甫

獲陳夏齧夏齧微舒玄孫大夫死生通曰獲○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

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

獲陳夏齧夏齧微舒玄孫大夫死生通曰獲○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

獲陳夏齧夏齧微舒玄孫大夫死生通曰獲○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

家鉉翁楚平復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鬚沈子逞滅獲陳

○天王居于狄泉
○居於狄泉言未得京師也於是王猛卒敬王即位即王猛之母弟句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高闕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顛

○尹氏立王子朝
此尹文公園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尹氏卒也而名之者賤也是故救衛書子突奔名子朝

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師不書癸卯郊鄆潰而潰散○鄆音尋丁未晉師在平陰平陰今可陰縣王師在澤邑平陰澤邑皆周地王使告間朝

啖助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各以其死也

○邾人城翼
翼邾邑邾師公孫鉏曰鉏邾魯大夫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各以其死也

薛季宣狄泉不書出居在王畿之內孔穎達此事無傳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故不云無傳

將御我
城故恐魯人禦之○御音禦欲自武城還城而歸循山而南依山南行徐鉏丘弱茅地大夫

陳傅良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也
是師不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邾道也

汪克寬是時叔孫媯拘囚於晉未有敵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媯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返春秋因其托疾

邾師過之
及邾師既過乃推而蹙之蹙音蹙遂取邾師不書非公命獲鉏弱地邾師告愬于晉師告愬于晉晉人來討來治魯罪

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耻也

傳二十三年

孫鑛城翼詳挾描

寫入細

補注庚戌還亂未

再而昔間必二卿

不親事師不肅也

觀明年士景伯泄

問周故晉人乃辭

子朝不納其使則

前此觀望可知陳

氏曰傳去年言晉

藉談荀躒見書人

經世鈔將不出是

不歸也此亦一說

也用謀者將安從

乎主偵山南者當

思為備主離姑

者當思為晉御我

地或權其顯而急

者則寧循山南以

幸不雨亦可也

彭士望邑人起釁

禍連朝國是故君

子慎小

孫應釐叔孫婦如

晉晉聽邾人之訐

而執叔孫使與邾

大夫坐娒以周禮

爭之竟不坐又欲

以叔孫與邾人娒

去衆兵以朝以示

必死乃不果與又

邾范獻子之求貨

拘申豐之行貨氣

節若是足壯本國

難矣難矣

李九我叔孫本周

○叔孫娒如晉謝取邾師晉人執之執叔孫娒書曰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娒見經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晉

人使與邾大夫坐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

卿言大國當小國之君在禮卿得會伯子男固周制

也此周室之邾又夷也邾又雜行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請使當不敢廢周制

故也不敢棄廢周室卿得乃不果坐乃不果與邾大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聚其將以叔孫與之與邾

叔孫聞之叔孫娒去衆與兵而朝去衆與兵示欲

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即曰子弗良圖子謂韓宣

圖而以叔孫與其讎而以叔孫與叔孫必死之叔孫

受辱必魯亡叔孫魯國若必亡邾必滅邾邾君

亡國時邾君在晉將焉歸將安所歸附子雖悔之宜

子雖欲何及何及何嗟所謂盟主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討

違棄命若皆相執聽邾衆取叔孫是為焉用盟主安

用盟主為哉○乃弗與乃不以叔使各居一館分別

焉音烟下同士伯聽其辭士伯即士景伯聽叔而怨

娒子服回使士伯聽其辭孫娒子服回之辭而怨

各居一館士伯乃皆執之乃皆執叔孫士伯

諸宣子士伯乃皆執之乃皆執叔孫士伯

御叔孫士景伯為從者四人叔孫之左右從者纔過

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先遣邾士伯曰

邾館以如吏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子歸國士伯曰

制來抑晉人故晉亦不敢堅持並坐之說
宋熹婚豹之子也
父子所守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制強臣之手以至於危且悲夫經世鈔邦人聚眾叔孫及去衆與兵最妙使臣賢能者每如此遇強暴者亦當如此段秀實諫郭曖軍只一老卒羸馬皆是此一派作畧然胸中須先辨一死纔做得整暇慷慨
同上士伯聽其辭不知叔孫何辭於

取邦師也
孫鑛期焉期如字亦只是立而待命恐無過夜之理杜注從且至且為期楊升菴豹會于號昔人許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豹召使者裂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姑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亦可嘉矣
穆文熙叔孫不肯行貨其節真可追配乃父若夫不與又殺之不亦甚乎同上葺其牆屋雖小節亦人情所難

以芻蕘之難以刈芻草採薪蕘者之艱難不易得從者之病魯之從者以此為病

將館子於都將改館叔孫於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叔孫聞命自平旦而

服昭伯於他邑子服昭伯即子服回也別內之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

叔孫范獻子即士鞅欲求貨賄於叔孫使請冠焉使入以求冠為辭取其冠

法叔孫乃取作冠模法而送之而與之兩冠又進一冠以與之曰

盡矣且言冠盡於此矣為叔孫故魯為叔孫被執之故○為去聲申豐以貨

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叔孫使謂申豐見我先來見我吾告女所

行貨言我當告汝以所行貨賄之地○女音汝見而不出出欲以貨免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晉之吏人守叔孫之居於箕者請其吠狗

請叔孫求其吠狗叔孫不肯與之弗與叔孫不肯與之及將歸及叔孫將歸殺而與之食

必葺其墻屋葺補治也必補治其墻屋之隙壞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單子即單穆公訾屬子朝邑○訾音資劉子取牆人直人牆人直人亦屬子朝邑劉子即伯蚡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于尹氏之邑癸未尹圉誘劉佗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蚡

族敬王黨殺之殺劉佗丙戌單子從阪道單子以師自阪道出○阪音伐尹伐子朝單子先至而敗單子先至尹朝所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已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戍即召莊公二子子朝黨周卿士也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孫鑣取楷人直人簡核仍與前三章同調

陳傅良誘劉佗殺之傅見尹圍召伯

亦者不名之實王荆五子朝久未

得立以人心不服而前此有劉單拔

猛以相抗也今猛卒而劉單敗敬王

雖立然勢未張於是始自郊入尹依

尹氏得立焉高閔庚與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

以王如劉辟子朝以敬王如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出故

次于左巷子朝次舍于近東城之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

宮鄆羅周大夫鄆所之尹辛敗劉師于唐唐周地尹辛尹氏族

敗敬王師丙辰又敗諸鄆又敗敬王之師于鄆邑甲子尹辛取西

闕西闕周地丙寅攻鄆鄆敬王地尹辛攻之崩潰於是敬王居狄

莒子庚與虐而好劔庚與暴虐而好寶劔○好去聲荷鑄劔荷庚與鑄利劔

必試諸人必以人試劔觀其利鈍國人患之昔人皆患其暴虐又將叛

齊庚與又欲齊叛齊好烏存帥國人以逐之莒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庚與

與將出庚與被逐將出奔聞烏存執及及長丈二而無而立

於道左烏存執及於道左懼庚與恐不得奔將止死將止而死之死羊牧

之曰牧之亦君過之勸庚與自鳥存之前而過烏存以力聞可矣

言鳥存執及以勇力聞於諸侯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何必弑君成名其惡名遂來

奔庚與遂來奔魯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州

來州來楚邑楚遠越帥師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從我故遠越攝其事及諸侯之

師從楚小國奔命救州來奔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吳人禦遠越子瑕卒子瑕即楚令尹不起所疾也楚師燬吳楚

謂火滅為燬軍之重主喪於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燬音火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言諸侯從於楚師者甚多而皆小國也然皆微小之國畏楚而

不獲已恐喝於楚是以來是以從楚吾聞之以我聞曰

作事威克其愛威若能克勝其愛雖小必濟雖小國必有成

出奔與鄭突同季李庚與之奔國人逐之魯用去疾之喪故以魯為託而奔陳傅良齊人納郊公傳言郊公出入皆不書與鄭忽異余光案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之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蓋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

穆文熙光之談兵
可謂知彼知己而
復分兵先定三國
以搖心諸侯其真
多美勝者哉

毛晉七國同役戰
國合從不成病亦
坐此

陳傅良帥賤傳見
所以不書楚杜氏
以遠越非正卿是
矣又言不書楚楚
不自戰何其辰也
今案將雖卑師不
可沒夷狄交相敗
不書陳氏發例也
亦自違之何也

孫鐵樞出生語略
賈辭然亦濃厚
穆文熙吳有孫子
正此之時豈其法
乎何其筭而中也
經世鈔兵法甚奇
然春秋時所熟用
陳傅良釋例曰泓
之戰書己已期鄩
陵之戰書甲午晦
此書戊辰而不言
晦者經傳之見晦
朝時史隨其日而
存之無義例也今
案經傳所書日月
不同者多矣何獨
晦朝為異杜謂時
史無義例非也
李筭翁吾君死矣
此即厨人濮以裳

胡沈之君幼而狂

胡沈二國之君年尚幼而性狂易無常

壯而頑 陳大夫夏齧年雖強

三國又皆 楚令尹死 其師燿 帥賤多寵

同役 陳許與楚同役 而不同心 帥賤而不

能整 楚師必敗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敗也 楚師必敗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 三國敗 諸侯之師乃搖

心矣 蔡陳許之師雖未敗 諸侯乖亂

必大奔 楚兵必且大 請先者去備薄威

者敦陳整旅 在軍之後列

于雞父 楚之不意也 吳子以罪人三千

為三軍以繫於後 比敦陳整旅

掩餘帥左 吳之罪人 吳師擊之

或奔或止 二國亂 吳師擊之

三國敗 獲胡沈之君 及陳大

夫 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頓

許蔡頓二國 曰吾君死矣 師諫而從之

以搖其心 乃縱舍胡沈 使奔許與蔡頓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師諫而從之

暴首而荷以走曰鼓謀而
得華登矣意同兵
家最妙著也
孫鏞三軍帥捕戰
後是變法敘

楚師大奔楚師大敗書
而奔北

曰胡子髡沈子逞滅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獲陳夏

鬻獲得也大夫君臣之辭也辭有輕重以不言戰不

戰于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八月丁酉南宮

極震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長弘謂劉文

公劉文公即曰君其勉之若謂劉蚡先君之方可濟

也先君謂蚡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周之亡也謂

王時西其三川震三川涇渭洛也今西王之大臣亦

震子朝在王城故謂之西天棄之矣是天已棄東

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附楚太子建

之母在耶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召吳人

而啓之建母召吳人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

諸樊吳王僚之太子也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

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號為谷

耳未詳取楚夫人太子與其寶器與建母以歸以

母及寶器歸吳楚司馬遠越追之遠越追不及吳師去遠將

死遠越衆曰楚師之請遂伐吳以微之請遂伐吳國

遠越曰再敗君師此年秋敗於雞父死且有罪雖有

餘亡君夫人亡楚君之夫不可以莫之死也不可不

罪乃縊於遠滋遠滋楚地遠越於此自公為叔孫

於君此年春晉為邾人如晉故公如及河及晉有疾而

故執叔孫為去聲晉謝之及河之河有疾而

故此年春晉為邾人如晉故公如及河及晉有疾而

故此年春晉為邾人如晉故公如及河及晉有疾而

補注三川震周語
云幽王二年西周
山川皆震
宋粉尊說文玉篇

類篇俱無耶字解
有耶字今南北國
子監本悉更耶為
耶不典孰甚焉
譚元春吳子諸樊
王僚伯父何容僚
子與同名此應傳
寫誤耳

左傳評林卷五十一

復公有疾病不錄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

孫應整論大體陳往迹雋咏有味城郢郢楚都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沈尹戌曰

子常必亡郢子常即囊瓦言子常為政必亡郢城苟不能衛苟無道德以衛其國

城無益也雖築郢城終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古之天子德及遠方

故四夷不侵皆為之天子甲天子德薄政損守在諸侯四夷交侵

故藉諸侯諸侯守在四鄰古之諸侯親仁善鄰故諸

侯卑諸侯德薄政損守在四竟鄰國交侵故完四境以慎其

四竟若能謹慎四境之備結其四援要結其四鄰之援民狎其野狎安習也

民人安習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民無內憂為之

內無盜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焉用城國都之內安

國焉國都之內安而城於郢四境不保

守已小矣守衛之道甲之不獲甲損之極能無

亡乎能不亡其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年民

棄其上民棄其君不亡何待其國不亡夫正其疆場

正其四境之疆又何待焉險其走集險其邊境

親其民人使其相親相愛明其伍候使民有

信其鄰國外則結信慎其官守內則謹慎守

其交禮守其交接之不僭守其誠信不貪尚其廉耻不奢不奢

完其守備完全其守以待不虞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又何畏詩曰舉大雅無念爾祖無念念也聿

取念爾祖考聿

孫應整論大體陳往迹雋咏有味

言城郢君子謂之忠此囊瓦城郢而

居蓋共王當楚盛時而囊思城其國

謀之深思焉乃今郢既城矣而瓦以

不可同日而語矣

脩厥德事述也義取述無亦監乎若敖蚡冒八世祖

蚡冒楚十世祖言楚平王亦直以若敖蚡冒為監至于武文至于楚武王楚

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此四君之時楚之土地不過一圻也

慎其四境謹慎其四境之守備猶不城郢猶不築郢都之今土

數圻方千里為一圻言今楚地方數千里而郢是城而規規然治

以備吳患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癸未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無傳

朔日有食之平公卒子悼公成立秋八月大雩○冬吳滅巢

杞平公無傳杞平公無傳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附錄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召莊公之

南宮嚚南宮極之子以甘桓公甘平公見王子朝

往矣言甘氏又往對曰長弘何害言甘氏雖叛同德

度義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度於義大誓曰舉周書紂有億兆

夷人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亦有離德不能同德余有亂臣十

人亂治也武王言我治臣雖少僅十人同心同德然同心同此周所以

興也此周武王所君其務德君謂劉文公其無患無

人無以同心之戊午王子朝入于鄆言子朝稍強

城西敬王居狄泉

昭經二十四年

按欽定春秋作叔孫舍至晉傳說彙纂曰按舍至書氏公羊者以書氏為賢劉敞胡安國皆主其說左氏以書族為尊晉穀梁以書名為由上致之

義各有取劉敞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王保巢與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

傳二十四年陳傅良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傳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為之

附見王子朝居王城西敬王居狄泉

左傳平林卷五十七

在王城東

穆文熙叔孫門內之謀甚左且晉為盟主而已為囚虜乃欲於顧盼之間而殺其上卿恐亦未能

王元美邪苗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不惟國免於兵而且足以為國之重意如趙趙苟免大致辱國人

才之係於國也諒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問焉免戮婦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汙隆矣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叔孫使梁其蹊待于

門內梁其蹊叔孫家臣使之曰戒之余左顧而欲

逆氣聲言我若顧左而欲乃殺之汝則殺右顧而笑

乃止乃止勿殺士彌牟蓋叔孫疑士彌叔孫

見士伯叔孫婦既使梁其蹊士伯曰寡君以

為盟主之故晉君以主諸侯盟之故是以久子是以久執叔不

腆敝邑之禮晉國有不將致諸從者將致諸從者將以致諸叔孫

使彌牟逆吾子使我迎子而歸叔孫受禮而歸叔孫婦乃

二月媾至自晉經尊晉也貶媾族所以尊晉媾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臨

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乾祭王城北門上景伯奉命

而問於介衆介大也問大衆以晉人乃辭王子朝衆

子朝曲不納其使不納其使不納子朝之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經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叔孫

言非將水也五月建辰故而陽猶不克陽氣

猶不克勝陰必將能無旱乎能不為旱陽

不克莫陽不勝陰將積聚也必將積聚六月壬

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瑕杏皆皆潰皆潰鄭伯

如晉鄭定公子大叔相游吉見范獻子游吉見

曰范叔若王室何言將下如王對曰游吉老夫其國家

意極婉曲而勢尤

汪道昆日食占旱亦方術家所不知按漢書注猥積也謂積敝也

金聖嘆太叔所對意極婉曲而勢尤

王專平林卷五十一

六一

轉折澹宕
按曲禮曰大夫七十致事自稱曰老夫

穆文臨小國懼而大國憂語有斟酌聽者茫然

補注晉之耻也傳見王室之故天下責望在晉

不能恤

老夫子大叔自稱言我有鄭國不能憂恤

敢及王室

言不敢及王室之事抑

人亦有言

抑人亦

曰發不恤其緯

發髮婦也織者常苦緯少今髮婦不

憂恤其緯之而

憂宗周之隕

而惟憂宗周之隕減○隕音尹

為將及

焉

恐禍將及也今王室實蠢蠢焉

蠢蠢動擾貌

吾小國懼矣

我

國恐禍

然大國之憂也

然此乃大國之所宜憂也

吾儕何知焉

我輩

其何敢

吾子其早圖之

勸范鞅其早圖度之

詩曰

舉小雅

罄矣

錡小器常烹於鬻者今所受罄盡

惟鬻之恥

鬻大器是鬻為無餘故恥之○鬻音

王室之不寧

王室不安如錡之罄

晉之恥也

晉當恥之如鬻恥然

懼

乃與宣子圖之

乃與韓宣子圖謀之

乃徵會於

諸侯

會以謀王室

期以明年

為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

雩

早也

終如叔孫昭子之言

○附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于河

用寶玉禱河求福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珪目

津人得

陰不佞以濕人南侵

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濕兵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得玉者

拘津人之得玉珪者

取其玉

取其所得玉珪將賣之則為石

陰不佞將貨賣

之則玉變為石

王定而獻之

及敬王定位不佞以珪來獻

與之東

訾

東訾周也敬王喜得玉故以邑與之

○楚子為舟師

楚平王為舟師以略

吳疆

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

言此行也師之役楚必亡

邑

楚必自亡其邑不撫民而勞之

不撫殺其民而勞苦之

吳不動而速

之

吳兵不動而速召之

吳踵楚

吳躡楚之踵跡

而疆場無備

而封疆之間無備禦

之素

邑能無亡乎

楚能無亡其邑乎

越大夫胥行勞王於

穆文臨并成論勞逸勝敗的不爽可想弘略

孫鑣此等真怪事

傳言本卷五十一

豫章之泖泖水曲也越使胥犴迎發楚王于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越公子倉歸遺楚王以其乘舟倉及壽

夢帥師從王師從楚王伐吳王及圍陽而

還圍陽楚地楚平王吳人踵楚楚人果躡而邊人不

備而邊疆之人遂滅巢吳遂滅楚及鍾離吳又滅楚

鍾離邑略非小告而還吳師沈尹戌曰亡郢之始言楚人亡

於此在矣其兆在王壹動而亡楚平王一姓之帥舉伐吳而

誰生厲階言誰生此至今為梗至今為王其王

之謂乎其平王之謂也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昭經二十五年

二十有五年用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傳曰謀王室也於是天王謂之東

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

朝也有鸛鶴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辛下甸之辛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竟上邑

孫讓而去位者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冬十月戊辰

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地

補注巢即五年遠
敗疆所城者本屬
楚小國故得言滅
鍾離邑略非小告
劉氏曰巢伯爵國
非楚邑本書序巢
伯來朝

孫鑛幾如是此句
法亦好然此傳亦
常用

家鉉此為王室
命不書無勤王之
實也按左傳期以
明年納王卒不聞
晉侯躬御戎馬展
義王室晉之不能
亦甚矣
張洽邵子曰天下
將治則天地之氣
自北而南天下將
亂則天地之氣自
南而北禽鳥之類
得氣之先者也鸛
鶴不踰齊而至魯
豈非自南而北之
驗哉當此之先楚
雖為列國患而齊
晉猶足以挽之自
此之後晉伯不競
吳楚越皆迭主夏

盟諸侯斂禮事之
馴至大亂則知鸚
鶴來巢之祥不特
昭公出奔之兆而
已
元公卒子景
公頭曼立 ○十有二月齊侯取郟
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
昭子 桐門右師見

之門見叔孫昭子
語卑宋大夫
昭子告其人
昭子

而賤司城氏
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昭子告其人
昭子

孫婁告曰右師其亡乎
右師即樂大心
君子貴其身

而後能及人
而後能以其自貴
是以有

禮惟禮可以貴身
今夫子卑其大夫
其國之大夫

而賤其宗
之大宗
是賤其身也
亦賤已能有禮乎

是無禮以無禮必亡
無禮則危亡可必矣
○宋公

享昭子
宋元公為叔孫昭
賦新宮
詩昭子賦車轄
又

所居其曰于野井
者齊侯將唁公公
自陽州逆之蓋為
恭也

汪克寬婿子不敢
嗣為大夫是為叔
孫成子
傳說彙纂齊景不
伐魯以納公而取
郟以居公故春秋
書以譏之胡傳乃
謂公已絕魯而見
逐於季氏為不君
非經也

傳二十五年
穆文惠右師其凶
乎數語多警戒殊
可玩味人之侮慢
自賢良由不知此
耳豈樂其所以凶

魂魄已何以能久
此冬叔孫宋公卒傳
○季公若

之姊
季平子庶姊與公若
為小邾夫人
嫁於小邾生

宋元夫人
季平子之外姊也
生子
宋元夫以妻季

謂魂魄
精屬陰故為魄
魂屬陽故為魂
魂魄去之
今宋元公叔孫昭

皆喪心也
二者皆喪失其心
心之精爽
精血也

坐
坐昭子於宋公右
語相泣也
相與語而

退而告人
告其從人曰
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言宋元公與叔孫
昭子今年皆將死
吾聞之
以我

哀樂
可樂而哀
而樂哀
可

左傳評林卷五十七

耶經世鈔今人每好遠方之人詆宗族鄉里之賢以自鳴高者可以鑑矣

鍾伯敬宋公享昭子宜飲酒而二人皆泣亦甚不祥此不待樂祫而知其將死也魏禧語曰培婁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

○季武子
季悼子
庚姊 蘇亦林

季公若
女子 宋元公
女子 齊景公
季平子 意如
陳明卿晉也討私邑使公孫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名雖為臣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事魯哉魏禧按為弱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振豈能強闕之哉曹髦亦出于背有由然矣
補注明年將納王晉人徵魯則曰明

平子以宋所生女妻之昭子如宋叔孫時且逆之

如謂曹氏曹氏即宋元夫人曹小邾姓也季公若告之勿與魯將逐

之逐季平子曹氏以告公告樂祫宋元公

樂祫其大夫樂祫曰與之勸元公以如是若果欲魯君必

出魯君必魯國之政三世矣文子武子魯

君喪政魯國之君四公矣宣成襄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失其民心而能逞未之有也此天下必國君是以

鎮撫其民是以為國君者必先詩曰瞻卬諫人之云

亡之喪亡言人心心之憂矣此其所以魯君失民矣魯君失

故民心焉得逞其志安得快其志之所欲而靖以待

命安靖以猶可無事動必憂逆時而動必致憂患

夏會于黃父晉合諸侯于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趙簡子輸王粟輸粟米具戊人

叔見趙簡子游吉見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趙

子問以揖遜讓對曰是儀也言揖讓周旋非

禮也非禮之簡子曰敢問於子何謂禮禮之本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子產已死故稱先大夫

曰此曰以下並夫禮禮之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

年納王又曰明年傳見不惟急且觀

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去聲天地之經天經地義其實

王元美敬王既立久而左謀謀而即散使敬王二年始入成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之故也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成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矣非敬王得征以正能服人心諸侯安能無異議如此

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而民實則之謂天地之經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用其五行用其水火木

其生其六氣生其陰陽風雨利氣為五味五行之氣適口養體

黃赤白章為五聲章徵於耳為宮商角徵羽之聲淫則昏亂淫縱情欲則

過度則令人昏迷而惑亂

之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

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凡此以奉成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以禮裁成天道者

平究窮人情又是性學此真可與戴記諸篇相表裏者

章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凡此以奉成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解並見以奉五

於道而文之精粹完美亦不可及

聲凡此所以奉成為君臣上下君尊在上臣卑在下以則地義物事也

太樂平緩無敬氣

外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夫婦外內夫婦治內以經二物以治內

魏禮按林注華若草華是華蠱二物

之為姊妹甥舅姊妹之子為甥母之兄弟為舅昏媾妻父曰昏媾姻亞父之姊妹為

若書經中注合訓

評此此所以經紀內外之二事地有剛柔法為夫婦之道

穆文熙太叔述子產論禮一章達於天地人之理其說有原其究有效故

為政在庸民功曰庸行務行其德教以從四時順

收冬藏之重

為刑罰威獄重刑輕罰使民畏忌使

元傳平林卷五十七

五

元傳平林卷五十七

五

簡子終身守之獲
免於難真不可斯
須去身也哉抑春
秋遠禮之學仲尼
而下子產其選矣

知所畏伏

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
人作刑獄以象類之

而顧忌

為溫慈惠和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長春生夏

恩也聖人施恩惠以
效法之○長張上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此六者皆
民之情也

○好去聲下好同惡去聲
下惡同樂音洛又下同

生于六氣

六者皆由陰陽
風雨晦明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

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
惡喜怒哀樂

六志使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

喜生於

戰鬪

有施舍

怒有戰鬪

喜生於

戰鬪

好

怒生於惡

是故審行信

信

令謹審其施行

禍福賞罰

以制死生

制其

死福以生

好物也

死

惡物也

而克寬晉頃承世

好事之

樂也

惡物

哀也

略弗克振在位四

乃能協于天地之性

簡子曰甚哉

哀樂不失

因地和叶于陽

是以長久

對曰禮

上下之紀

紀所以綱

天地之經緯也

是以先王尚之

民之所

皆崇

故人之能自曲直

以赴禮者

禮之成

人性之直者自

謂之成人

請終身守此言也

不亦宜乎

鞅能終身守此

言故

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

終免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

我不輸粟

魏禮戴禮諸大篇

文字精義皆從此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附見二王後祀宋也詩振鷺箋周封夏殷之後

左傳詩林卷五十七

不肯輸粟我於周為客宋二王後故若之何使客如

使客晉土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宇何役亦無一盟不

之不會言宋人無一役而何盟之不同同中國之盟

曰同恤王室且今之言曰同子焉得辟之子謂樂大

避不子奉君命樂大心奉以會大事以會

而宋背盟使宋背同恤王室之無乃不可乎其

不可樂大心無受牒而退受輸粟而退士

伯告簡子告趙鞅曰宋右師必亡言樂大心必奉君

命以使奉宋君之命出使而欲背盟而欲背同恤以

于盟主以于犯盟主無不詳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

願師古今之鸚鵡

心出奔傳有鸚鵡來巢見經書所無也書中國之師已

濟水耳故左氏以

曰音紀又音祀異哉言其怪吾聞文武之世周

為魯所常無異而

武○武史童謠有之嘗有童子曰其辭鸚鵡之鴒鴒

則乾侯之出昭公

取二字分言之公出辱之言鸚鵡來則鸚鵡之羽羽

亦可以無尤矣此

公在外野公則出在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鸚鵡

之真衍而為謠如

公在乾侯公則出在徵音誅又張留反寒且襦居貌

三百篇之遺耳

遠哉遙遙遠哉遙遙言稠父喪勞稠父昭公死外故

世卽有此謠則昭

公之適豈其數果

不可逃耶

同宋父以驕宋父以驕宋父定公代鸚鵡鸚鵡傷之甚往

孫鑄絕二階始似

歌來哭昭公生出故童謠有是童謠常今鸚鵡來巢

元博平林卷五十七

二十七

補注其將及乎傳今鸚鵡果來巢其將及乎

云書所無也釋經應此童語之驗其將及乎

甚也傳言再雩以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
子公鳥季公亥之兄生申申公鳥之子公鳥死公鳥先死
季公亥即公與公思展季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
其室三人共相治公鳥及季妣與養人檀通季妣即
妾扶已扶也公鳥之妻自使其以示秦過之妻秦
魯大夫妻公鳥妹秦且告秦公若欲使余公若即
我言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肯從而扶余於我又訴於公
甫公甫季平子弟公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言公思展
鮑文子女也養人食官而懼懼公若公思展乃使其
魯大夫妻公鳥妹秦且告秦公若欲使余公若即
我言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肯從而扶余於我又訴於公
甫公甫季平子弟公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言公思展

將要劫我以非禮要平聲

禮要平聲秦姬以告公之

之與公甫告平子公之公甫並以季平子拘展於下
故拘公思展於下邑而執夜姑而使入執將殺之將
公若泣而哀之公若哀夜姑曰殺是言若殺是殺
余也與殺我無異蓋公若與夜姑將為之請將為後
平子而免之共相公鳥之室故欲當其罪將為之請將為後
納公若之謁為去聲日中不得請至日中公若有司逆命執
姑之有司欲迎公之使速殺之公之使有司故公若
怨平子故公若怨季平子季氏介其雞季氏介其雞季氏
故雞聞季氏介其雞季氏介其雞季氏介其雞季氏

孫鑿三段明整不碎

鐘伯敬介其雞史邱音后

記作芥雞羽服虔曰搏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郈氏雞目

補注其衆萬於季氏釋例曰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官時之爲也雖非二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

是豫部分也孫鑿叙三怨緣由詳核此下語未甚淨附見先君襄公也言不禮義公却禮家廟也經世鈔左氏凡敘人大難之起必先歷敘其開怨於衆之故使後人讀之知難作有由可自省故欲避難者必先平怨欲造大難者亦必先平衆怨也如勾踐報吳而曰于女玉帛且賓服于鄰國者是也汪道昆昭公謀去季氏不勝次於陽

爲之金距郈氏以金距爲其雞距平子怒怒郈氏不下已益官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廣益且讓之且責讓故郈昭伯亦怨平子怨季平子益官且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爲子爲讒於臧責讓已

氏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傳而逃於季氏逃奔季氏臧氏執旃旃臧氏執臧會於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平子怒曰何故拘臧氏老臧氏將禘於襄公禘合祭也將合祭於襄公之廟萬者二人萬舞也於禮公

也蓋襄公大夫遂怨平子魯諸大夫遂怨季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且與公爲出射弓於

而謀去季氏假射弓以定去季氏之謀公爲告公果公賁公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賁皆公爲弟公曰執之昭公時已就寢將以戈擊之昭公亦無命也獨

執之亦無勅命懼而不出僚相懼不敢出數月不見凡數月不見公公不怒昭公又使言果賁又使僚相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昭公乃執公曰非小人之

所及也昭公謂僚相爲小人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順乃自進言公以告臧孫昭公以其謀告臧昭伯臧孫以難臧昭伯以季氏爲難告

郈孫昭公又以其謀告郈昭伯郈孫以可郈昭伯以季氏爲可逐逐季氏

元 轉 平 林 卷 五 十 一 七

州孫應鰲曰此事
三諫而昭公三違
之及於難宜也
孫應鰲懿伯之言

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莊公玄孫昭公懿伯曰讒人
以君微幸言讒譖之人以事若不克事若不勝君受其名

有三不可焉謂人使君受其名
以君微幸尤為明其惡名不可為也

舍民數世言魯君失其民心已數世矣○

鑿補注大夫遂怨平
子傅積季氏失入

以求克事今以求不可必也不可必也且政在焉

心之事

且魯國之政在季氏其難圖也難為圖公退之昭公退之辭子家

孫鑿告臧孫三人

辭不曰臣與聞命矣言臣既與聞欲逐季氏之命矣○與音預言若洩言所

李笠翁晉元帝之

臣不獲死罪不得其死乃館於公乃留館公宮

世王敦擁兵上流

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也公居於長府長府官九月戊戌

有無君之心劉隗

伐季氏昭公以兵伐季氏殺公之于門殺季平子之弟公遂

信於帝專以法繩

人之遂遂入平子登臺而請季平子登臺曰君不察臣

橫敦遂起兵以誅

之罪言魯君不察使有司討臣以干戈以兵見討臣

既沒成帝幼弱瘦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魯城南自有沂水季平弗許昭

峻擅兵歷陽多納

以五乘亡季平子又請以從車弗許昭公又請

亡命專用威刑亮

曰即懿君其許之勸昭公從政自之出久矣魯國之

知峻為亂以大司

者衆矣為季氏徒黨日入慝作日入日冥也言日冥為之徒

農召之衆人皆知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不可而亮不聽遂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與祖約連兵內向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塗茂京邑隗亮之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敗則昭公之舉也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勸君莫還季氏又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以聞命遊嬉居中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不出於勸可以觀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患於不出可以觀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智所以周旋乾侯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終有大義而季氏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亦莫之忌也

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蓄聚而將蘊將蓄積蓄

三傳評林卷五十一

二十九

登臺而請乃知古君者將人作遊觀之具皆合其謀君必悔之君謂昭公弗聽昭公不從其言邱孫曰邱

伯必殺之言必殺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孟懿子即仲孫何忌昭公

使邱昭伯迎之叔孫氏之司馬駿戾言於其衆問叔孫氏之家衆以所當

助曰若之何言將如莫對衆疑又曰駿戾又我家臣也言我輩乃不敢知國不敢知國凡有季氏凡魯國

與無與魯國之於我孰利孫氏孰利皆曰衆皆無季氏言三家同功一無叔孫氏也唇亡齒寒是

戾曰然則救諸果如此則救帥徒以往徒衆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西北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

昭公之衆皆解甲執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孟氏使登西北隅

以望季氏孟懿子亦疑所助見叔孫氏之旌見叔孫氏

以告侯望之孟氏執邱昭伯昭伯時往

故就殺之于南門之西殺邱昭伯遂伐公徒孟氏遂殺季氏而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諸臣謂公若等偽若而負罪以出負罪出奔使君止君自可意如之事君也意如

即季平子言其事魯君不敢不改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我

孫于齊見經次于陽州見經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

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未至魯昭公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齊景公自責使有司待于平陰齊侯

正可參看

泯滅故也

孫鏞敷語稍溢滯

補注君必悔之弗

聽傳見公不能用

子家子之言故失

國

孫鏞寫情狀宛然

穆文熙季氏登臺

請罪亦甚岌岌而

公徒不戰二氏又

起而助之事機至

此殊為可恨

彭士望使昭子在

室即不援甲攻季

必不帥衆攻公徒

明矣

經世鈔於南門之

西昭伯之請孟氏

與趙鞅之逆魏舒

汪克寬昭公君子
乘之國討季氏不
克出奔何哉即位
雖久而無德無人
無謀無兵徒欲奮
怒臂以當車轍其
不死於難者亦幸
而免耳
呂祖謙公知齊人
不拒而漸進以至
於野井齊果出迎
而唁之亦可以見
景公能不失禮矣
景公自守之君也
何以責其不能定
魯哉而況公初至
之時魯亦未能遽
為謀也先儒謂譏
其無納公之實蓋
要其終而言耳

本不勃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
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
近而陽州遠
○為去聲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並見禮也得下人將求於人言公將有則先下
之則先為禮之善物也此禮之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封疆以西請致千社言自莒國寡人將帥敫賦齊君將自帥以待

君命以待昭公伐寡人將帥敫賦齊君將自帥以從

執事以從執唯命是聽命是從君之憂言魯君寡

人之憂也亦齊君之公喜昭公喜齊子家子曰天祿

不再言天之福祿天若昨君天若報不過周公不能

公昨周以魯足矣周公止封於魯則失魯今失而以

社為臣而以二萬五千家誰與之立則從亡者皆將

且齊君無信且齊景公不如早之晉之往也

弗從昭公不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臧昭伯率從

載書曰載書之戮力戮盡壹心齊壹好惡同

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繼繼從公

無通外內外言不入內子家子曰如此

公命示子家子以昭公之命示載書子家子曰如此

吾不可以盟吾不可以羈也不佞羈子家子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二三子謂從亡者而以爲

皆有罪從者皆君留者或欲通外內或欲通外內之

胡安定齊侯唁公
野井以禮遇相見
孔子曰其禮與其
詞足矣然則何以
失國而不返乎禮
有本末正身治人
禮之本也威儀文
詞禮之末也昭公
無其本而徒末焉
是亟豈所以為禮
哉
孫鑣子家子節二
有識此文於不聽
懿伯處見態
孔尚典夷吾在外
卻芮使重賂秦以
求入當時齊秦天
夫皆貪賂子家子
何不敘昭公以邑
賂而使之興師納

色耶

孫鑑意精語未工
此是鍊法未盡
至元美通外內以
下釋繾繾從公無
通外內之非
經世鈔欲去君當
是此時舍君而去
別圖迎復之策注
非

同上昭子自闕歸
最是先出在外而
無所與人極好進
言做事
季本姑不忍自同
於季氏而謀納公
正也不忍見欺於
季氏而反自裁忠
也然不能前季氏
之羽翼而徐為之

圖其不及當俞遠
矣
孔尚典子家子此
時見昭子來是一
好機會便當先要
滅孫合謀又設法
以回公徒之心昭
公易與不愁不聽
不先調衆心而徒
與公言何益
至德春秋賢臣憂
國而祈死者一音
范文子以厲公無
道慮國難之將作
魯叔孫婁以昭公
失國憤意如之見
欺皆愛君憂國之
至因禱以自裁也
李應祈死之說本
不可信此年春昭

左傳詩林卷五十七

且欲去君去君欲為負罪出二三子好亡而惡定從

亡者好出奔而惡歸國○好惡並去聲焉可同也安可同其好陷君於

難難○難去聲罪孰大焉其為有罪通外內而

去君通外內之言而君將速入君將速入弗通何為不

外內果而何守焉何必守公乃不與盟不與諸臣之

欲何為而後為忠昭子自闕歸叔孫婁自見平子見季孫平子誓類意

稽顙以頭至地曰子若我何言叔孫何昭子曰人誰不死言

者人之所不能免子以逐君成名子雖死而有子孫不忘後

能弭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將何以平子

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言叔孫苟能使我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是我已死而得生昭子從公子齊叔孫婁

公于與公言以平子悔過之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

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昭公與叔

幕之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公徒將殺昭子

公衆將殺叔孫伏諸道於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以公

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休兵故取平子有異志季平子

欲復納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叔孫恥為平子所

寢音齋使祝宗祈死使大祝宗人戊辰卒昭子因祝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乘騎也欲與昭公徒執之

公徒執展壬申尹文公涉于鞶尹文公即尹圉

左傳詩林卷五十七

卷五十七

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何待於

涉洛也涉洛水也焚東訾東訾敬王邑弗克尹氏弗勝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欲以昭公失國之故如晉請納昭公夢太子樂即位於廟太子樂元公太子也元公已與平公服而相

孫應釐昭子之祚死從死矣然志有

位於廟太子樂元公太子也元公已與平公服而相已與平公服而相

可悲焉母亦自謀其力之不足以去

之平公朝服而輔相之且召六卿宋

平子而遂欲致命耶

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不能事父兄

經世鈔昭子未來平子之意不可知

氏向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責言此

衆未安而倉卒竊焉以歸造次愈甚

若以群子之靈威靈所及獲保首領以沒得保全首

君臣皆童小心矣

唯是楸枅所以藉幹者楸枅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言棺斂之禮

家鉞翁齊晉一犬國坐視季氏逐君

仲幾對仲幾宋大夫也曰君若以社稷之故言宋君若以憂勞社稷之事

前日逐季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

私降昵宴昵近也降昵謂私自降損昵近宴樂之事群臣弗敢知此細則羣臣不敢與知

視天下之思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於行錄

若夫宋國之法若宋國一定之法死生之度送死

鍾伯敬死生之度送死事生之法度

先君有命矣自始封以至今日群臣以死守之

不忍其死不忍亂法自速其死祇適

弗敢失隊不敢少有闕失臣之失職臣

也言君命必不行適以自辱也

君命祗辱君命必不行適以自辱也宋公遂行元公遂行

彭士望見夢而行尤人所難

亥卒于曲棘卒于曲棘之地為明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辰齊

陳傅良齊侯圍鄆傳見經書取不言

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錄初臧昭伯如晉昭伯

臧他做此

臧會竊其寶龜僂句臧會昭伯從弟盜竊昭伯之寶龜僂句寶龜所出地名也

名也○僂力主力具二反句居具反

以上為信與僂僂不信也以上所為誠信與不信之

僭吉不信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請代

昭伯問家故故事也昭伯盡對盡以其及內子伯

妻與母弟昭伯叔昭伯孫昭伯則不對若有他故再

三問昭伯再不對臧會堅歸昭伯自及郊及魯會逆

臧會問昭伯又如初會又不對至昭伯於外而察

之昭伯懷疑不入其家乃皆無之皆無他執而戮之執

會而戮而奔郈臧會走郈魴假使為賈正焉魴假

大夫使臧會為賈正掌貨物使有計於季氏臧會為

季氏臧氏使五人其徒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

伏於桐汝之里門楯食準反又允下同會出臧

自季氏出逐之伏兵反奔臧會反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執

會於季氏中門之外季孫曰何故以兵入吾門言汝何

戈入我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一家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及臧昭伯平子立臧會立臧會以會曰

會得立乃僕句不余欺也僕句龜各言不信果驗傳

錄附楚子使蓬射城州屈遠射楚大夫城州屈之復

加人焉還復加人於州城丘皇又城丘遷營人焉後

丘皇人於使熊相謀郭巢熊相謀楚大夫使為巢邑季然

郭卷季然楚大夫使為卷邑子大叔聞之鄭游吉曰

楚王將死矣言楚平王使民不安其土言復蒞遷營

孫鑿郭卷城某地常用郭字新

穆文臨此為以不信而得吉者故曰不余欺也亦足味矣
按臧會初上不信得吉今果然注言凡上筮之驗或善或惡皆由其人有應無一定之理陳傳良僕句不余欺也季臧亦交惡

民不得其土地民必憂民必憂憂將及王憂憊之極將及於王身弗能久矣弗能久於其位矣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八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十四

昭經二十六年汪克寬昭公在死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無疑矣

經二十有六年乙酉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夏公圍成成孟氏邑○秋公會

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也參盟自齊桓以來

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邾嘗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邾徐嘗盟于

蟲則諸侯有不得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鄆音

專又○公至自會居于郕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

左傳評林卷五十八

良日己錄元賣

內而書之此小之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甚者不可謂大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高閔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猶未得王都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附錄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郕

是乃發傳者○葬宋元公○如先君

魯地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郕

無受魯貨○夏齊侯將納公

以幣錦二兩

如瑱

適齊師

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
王洽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中三子所黨助故曰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
傳二十六卒
陳傅良齊侯取郕經併上圖書取傳
謂子猶之人高齧
能貨子猶
以錦示子猶
魯人買之
之不
猶以
于魯君者
君以事齊君
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

紀其實杜說非穀

梁傳曰以其為公

取之故易言之其

說皆通也

魏禧三如瑣錦細

甚乃如克耳不獨

易懷

李于鱗梁丘據受

季孫貨而說齊侯

其事不可謂無但

景公左信用晏子

必不為據言所動

其所以不納公者

亦由本無遠志又

見公志失入心故

但居之於鄆使不

失所則自以為盡

職矣於景公又何

責焉若謂使公子

鉏帥師從圍成

君無疾而死

亦在前

不知天之棄魯耶

昭公輒死豈天

將棄絕魯

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抑昭公有所得罪於天神人鬼

此也

故不為鬼神所佑以致此禍也

君若待于曲棘

言齊君若待于宋曲棘之地

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

使齊之羣臣從魯侯

師有濟也

師有成功

君而繼之

齊君從而繼之

茲無敵矣

此不可敵

若其無成

若伐魯而無成功

君無辱焉

齊君亦無親伐之恥辱焉

從之

大夫公孫朝謂平子

成孟氏邑

曰有都

言國之有都邑

以衛國也

將以為國

請我受師

請以成邑禦齊師

許之

季平子許之

請納質

公孫朝恐平子疑已請納質子為信

弗許

平子不許

曰信女足矣

言信汝自

足不須質也

告於齊師

公孫朝詐使告於齊師

曰孟氏

言魯仲孫氏

用成已甚

用成之力

弗能忍

也

不能復堪忍受

請息肩于齊

詐言欲降齊師如荷重擔

師圍成

齊師信之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眾

以厭眾心不欲使

曰不勝眾

言眾不欲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炊鼻魯地季氏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聲子魯大夫齊

射之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射之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齊師戰

因納非其人而遂矢鏃過車輒激車轂入楯尾者三寸○七音比聲子射其馬捷之馬斬鞅

死乎子猶受賞而處之為詞何其謔在腹曰鞅斬死改駕淵捷改人以為駸戾也而助

也孫鑿謬論却人人之不識淵捷誤以為駸戾而助之子車曰子車即淵捷

深按若待于曲棘據齊人也子車見魯人助已乃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

棘也似與上曲棘別誤將子車射之射魯人殪死其御曰御曰又之

經世鈔茲無敵矣射餘人子車曰眾可懼也言魯人之眾而不可怒也

人之言近理而可激之使怒子囊帶從野洩囊帶齊大夫叱之囊帶

可不慎補注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戰不書魯魯諱臣拒君也故也齊無戰心冉豎射陳武子武子即陳子強中手

以見義杜說非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武子即陳子強中手武子

子洩曰野洩軍無私怒私忿怒報乃私也若報其

之失弓而罵陳武子失弓以告平子冉豎以告曰有右

子言有君自皙皙顏色美鬢鬢音軫鬢眉甚口口

平子曰必子強也子強即陳武子無乃亢諸言無乃亢禦對

曰冉豎謂之君子之君子何敢亢之禦以順季氏林

雍羞為顏鳴右林雍顏鳴皆魯人下車苑何忌取其

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之顏鳴去之其右林雍見獲

子之御曰苑何忌之御視下顧復欲使苑苑子荆林

雍荆擊心斷其足斷林雍之足鑿而乘於他車以

歸鑿一足行林雍被傷乃鑿行乘顏鳴三人齊師

既去凡三呼曰大呼於眾林雍乘呼林雍共載此言

孫鑿七入者三寸之儘入細但節奏尚未極郭眉菴子車得助而反自明為齊人此不知倉卒應變者

氏不以私怨而相棄也。○錄四月單子如晉告急。單穆公告

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余之屬

之地。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王城于朝之師。劉

師敗績。敬王之。○秋盟于鄆陵。見經。謀納公也。

以謀納昭公也。○附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懼而出

庚午次于渠。渠周地。敬王。王城人焚劉。子朝之人

子王宿于褚氏。敬王宿于褚氏之地。丁丑王次于崔谷。敬王又

音九又貫。庚辰王入于胥靡。敬王入于胥靡之地。辛巳王次

于滑。敬王又次于滑之地。晉知躒趙鞅師納王。知音智。○使

女寬守闕塞。闕口也。守之。備子朝。○女音汝。○九月

楚平王卒。經書楚。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

常欲。曰太子壬弱。王其年幼弱。其母非適也。昭王之

王之適。王子建實聘之。而平王奪之也。子西長而好

善。子西居長而又好善。立長則順。於理為順。建善則

治。建善人則王順。而順。國治。而治。可不務乎。可不以

務。子西怒。立已而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之立

楚國之政。言王子建。國有外援。故言國有外援。不可

濟也。不可。王有適嗣。王有嫡嗣。適音嫡。故言。不可亂

也。不可。紛亂。敗親。不立秦。出是速讎。秦愛其出。必將來亂

嗣。不立太子。是。不祥。降此不祥之道。我受其名。使

辭。以自潔者有之。

有不待伯者而自盟會者久矣。於是始書。今察諸侯自相盟不書與外特相盟不書同義。此以公會書。楊升菴子西如自立其後必無百公之亂。孫應鰲子西此怒可謂義理之勇。其詞凜然。穆丈熙子西辭楚亦是。大節但納勝致禍。乃成大愚。不然則延陵子臧之賢。豈足多哉。魏禧賢者當此婉辭。以自潔者有之。

而乃出如此語真賢人所難周平王於申侯可愧死矣

實受其惡各**賂吾以天下**假使賂我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我益不肯從也

楚國何為以楚國與我何為受之哉**必殺令尹**必討令尹之罪而殺之**令尹懼**令尹懼子西**乃立昭王**乃立太子壬**冬十月丙申**

王起師于滑滑本鄭邑時屬周敬王次于滑故自滑起師**辛丑在郊**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尸即尸氏在鞏縣西南敬王遂次尸氏之地**十一月辛酉**

西晉師克鞏鞏子朝邑知躒趙鞅之師克之**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逐王子朝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以逆敬王

尹氏固南宮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奉周之典**

籍以奔楚奉成周之舊典籍出奔楚國**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

召伯盈及劉子單子盟奔莒以召伯盈及其邑叛

遂軍圍澤澤周地**次于隄上**隄上周地**癸酉王入于**

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成**

周而還成公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王子朝自楚使人告于諸侯之國**曰昔武**

王克殷昔周武王克勝殷邦**成王靖四方**成王安靖四方**康王息民**康王

並建母弟此三王者並建同母異母兄弟**以藩屏周**以為周室藩屏蔽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我不敢專享又武安定天下之功**且**

為後人之迷敗顛覆且為後世子孫之昏迷喪敗顛危覆亡**而溺**

入于難難入于患難去聲**則振救之**則兄弟之國共振起而救之**至于**

夷王夷王厲王父**王愆于厥身**愆惡疾也夷王身有惡疾**諸侯莫不並**

補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傳見尹氏毛伯名陳氏曰召伯召伯與也杜言蓋釋召伯非

陳傅良王入于莊宮傳言敬王之亂四年而後定故經不直單劉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注氏曰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補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傳見于朝奔在王入前書在王入後王入乃告

諸侯

孫鑿是辭命大篇厲王宣
平平鋪去亦有音
節第尚未入妙境

走其望

諸侯莫不編走
禱祠羣望之神

以祈王身

疾之瘳

至于厲王

厲王宣

王心戾虐

厲王之心
根戾暴虐

萬民弗忍

萬民弗
忍其苦

居王

于彘

厲王之末
諸侯皆釋

以問王政

諸侯皆釋
去其位

猶

與也

周召二公與治王之政

宣王有志

宣王厲王子
與之亂

尚少

召公虎取而長之

而後效官

效授也二公乃共
立之而授其官政

有志

言長而有立志也

至于幽王

天不弔周

天不弔
幽王昏不若

也幽王昏亂

用愆厥位

攜王好命

于厥位
攜王幽王
少子伯服

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臼及幽王幸褒姒生

伯服欲立之而廢太子

是攜王好犯立嫡之命

諸侯

替之

申伯與鄩及犬戎伐周
幽王死諸侯共廢伯服

而建王嗣

立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

用遷郊廓

平王東遷郊廓
郊音夾廓音辱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

亂襄王處汜所謂
辟難也

王室也

由此而觀則是兄弟能輸
忠於王室所致一也

至于惠王

惠王平
王五世

天不靖周

靖周不安

生頹禍心

王子頹惠王庶叔
生而包藏禍心

施

于叔帶

叔帶襄王弟廣及叔
帶之難○辟難並去聲

惠襄辟難

莊十九年惠
王避子頹之

難

二十四年襄王避叔
帶之難○辟難並去聲

越去王都

惠王適鄭
襄王處汜

晉鄭

則有晉文
咸黜不端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
為王室黜去不端直之人

以綏定王家

以綏撫安定
王室之事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王定王六年
王孫定

命也

由此而觀則是兄弟能率
循先王之命所致二也

在定王六年

定王襄
王孫定

其有頹王

頹口上鬚也言周當有
王生而有頹○頹音髡

亦克能脩其職

脩能
諸侯供其

天子

諸侯服享

諸侯服從享獻
其國之所

二世共職

凡歷二世
諸侯供其

之職

天子

諸侯服享

諸侯服從享獻
其國之所

二世共職

增補合注此言晉
鄭能振救王室

湯雖菴間王位者
本謂子朝也今子
朝之以為王猛受
亂災者本謂楚也
今子朝及以為晉
此述妖言為下文

五傳言卷五十八

二七

受亂災張本

左傳詩林卷五十八

之七

職貢二世謂靈王室其有間王位二世之後當有間

今子朝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亂之災本

謂楚也今子至于靈王靈王定生而有頤初生果王

甚神聖靈王甚有無惡於諸侯無所取怨靈王景王

景王靈克終其世無有禍亂今王室亂單旗

即單劉狄即劉文剝亂天下周之天下壹行不若

行此不謂先王何常之存言先王唯余心所命惟我

欲則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也帥

以爲君其誰得而帥群不弔之人也帥

至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于王室侵欲無厭

無有厭足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瀆慢

穆文既援引周典歷之不爽詞采備入聽者太息失真子朝其可謂奸人之雄哉漢人檄文多祖此體增補合注此指時事以應妖言言諸皆不見振救孫鑣連七箇四字句覺重拙

慢棄刑法侮慢廢棄先倍奸齊盟倍叛奸犯齊傲

狠威儀傲惰狠戾以爲矯誣先王矯詐誣罔以奸晉

爲不道肆爲不道是攝是贊是攝待之思肆其罔極

有窮極之嗜欲茲不穀震盪播越朝自稱言使我震

驚動盪播竄在荆蠻未有攸底攸所也

音肯若我一二兄弟甥舅之國異姓甥舅之國獎順

天法崇獎安順無助狡獪無助凶狡以從先王之命

以從先王之命母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

則所願也願我之所敢盡布其腹心敢盡布陳其及

先王之經及陳先王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也使汝

五傳詩林卷五十八

五傳詩林卷五十八

之七

增補合注此述先王立長之經

圖度昔先王命此以下言曰王后無適言王后若無嫡子○適音

則擇立長則擇庶子之長者而年鈞以德若年同則論其德之

德鈞以卜若德同則論其卜之吉凶王不立愛王不立其私所寵愛之子公

卿無私三公九卿無私專之制也此古先之法也穆后及大

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一年單劉贊私立少單子劉子贊助景王私意而立

少子少去聲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間去聲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伯仲叔季伯仲叔季謂諸侯當為我圖度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閔馬父魯大夫聞子朝告

諸侯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言所藉於文辭者所以行禮也子朝于

景之命命而爭立遠晉之大離遠晉之大禍而以

專其志以專行其篡立之志無禮甚矣其為無禮亦已甚矣文辭何為難

文辭欲何為哉附錄齊有彗星彗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

祭以禳祭以禳除之晏子曰晏平仲無益也言祭禳無益於事祗取誣焉適

取欺取欺誣焉天道不諱諱疑不貳其命福福明白不可攜貳若之何禳

之若之何祭而禳除且天之有彗也且天之有彗星以除穢也星象似彗

穢之象穢之象君無穢德齊君之德本無穢惡又何禳焉又何以禳除為哉若

德之穢若其穢德禳之何損雖使下祭禳何損於禍詩曰舉大雅

惟此文王惟此文王之為君小心翼翼小心翼翼然恭敬昭事上帝

昭明其敬昭明其敬事上帝之誠心聿懷多福聿惟也惟然故能厥德不回

回違也回違也文王之文王之以受方國以受四方侯國之所歸往君無違德言

邪之德邪之德方國將至四方之國皆將來至何患於彗又豈以彗星為患哉

穆文熙晏子不禳
彗星誠為千古定
論然高宗修德祥
桑枯宋景公三言
而榮惑退舍則修
省之功不可少也
何晏子不以此告
景公也
魏禧觀景公對晏
子數言想見庸主
可哀令人欲笑欲
哭

左傳詩林卷五十八

詩曰我無所監言我無所以為監觀之道夏后及商惟於夏商二代是為

用亂之故夏商惟用亂政而不改民卒流亡是以斯民終有流亡之禍若

德回亂若君之德回邪昏亂民將流亡豈惟君身實受其禍雖

祝史之為大祝大史祭祀之所為無能補也無能有補於其禍福公說景

乃止乃止弗使禳祭齊侯與晏子坐于路

公歎景公歎息而言曰美哉室言富室甚美其誰有

也此言何久有國故歎而言晏子曰敢問卑辭言不致致問何謂

君之言誠如吾君之言其陳氏乎必陳氏代齊而有之也陳氏雖無大

德陳氏雖無德盛大之德而有施於民而有恩惠施於齊民○施去聲下同 豆區金

金鍾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金金一為鍾此公量也若陳氏私量五升為豆四豆為

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上公厚斂焉齊君厚斂於民山林

陳氏厚施焉陳氏厚施於民豆區民歸之矣民皆歸陳氏矣

雖無德與女雖無大德以及於女○女音汝 式

歌且舞式用也要有喜悅之心用歌舞之陳氏之施陳氏厚施於民民歌舞

之矣民皆喜悅而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後世子孫若少怠惰不自強於德政陳

氏而不亡陳氏而不先亡則國其國也已則齊國必為陳氏之所有也公

曰善哉言善是可若何因問當何策以制之對曰唯禮可以已

之已止也言陳氏之禮在禮之先王家施不及國大夫之家

李笠翁禮可以已之此道其常耳若陳氏之於齊則其

可以亂千古至言自謂不能晏子其如景公何哉

彭家屋上言齊有慧星下文即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之深意也

兆已入八世之前
豈人力所可回耶
真德秀方田氏之
初不過以小惠市
於國人而已使景
公用晏子之言修
明君臣上下之禮
使惠施出於上而
下不得私利權歸
於上而下不得擅
則大分明而人心
一雖百由氏其能
竊國乎景公乃善
之而不能而且原
斂焉是驅其人而
歸之也

所施恩澤不
得及於國人
民不遷
農不移
工賈不
變
各守常業
大夫不收公利
公曰善哉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君令而不違
臣共而不貳
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
婦聽而
禮之善物也
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先王所稟於天地
是以先王上之
也

王陽明景公而曰
善哉而卒不能以
禮為國益亦優柔
不斷使然

友兄愛而弟敬而順弟敬而夫和而義夫和而
妻柔而正妻柔婉而守姑慈而從姑尚慈而婦聽而
禮之善物也此數者禮公曰善哉再三
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恨不早知此禮對曰
先王所稟於天地言此禮者與天地俱生以為其民
也而設此禮法是以先王上之是以先王必
也以治生民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八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昭經二十七年

季本公每如齊求

納而不能也故復

居鄆

趙鵬飛傳者以為

卻寃之死費無極

諸而殺之而經以

國殺為文蓋聽無

極而致寃之死者

君也故以累上之

辭書之矣

季本扈之會令戊

周也齊魯不至鄭

亦不來五年後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九

魯昭公十五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

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弑公子光立是為闔廬楚殺其大

夫卻寃○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滕人會于扈外大夫自為會○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悼公卒弟聲公

立野○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卿故書○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

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見經公至自齊處于鄆前年齊取鄆以

城成周可見晉伯威令不嚴而諸侯勤王不怠也

言在外也

公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

高閻快亦三叛人之黨曾為通逃淵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燭庸帥師圍潛

數而受之魯之強臣逐君而邾快來

遂聘于晉

遂事聘于晉國

以觀諸侯

同上也以齊之我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

工尹楚官然麋二尹名也

與

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李氏有齊楚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與

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王馬之屬

楚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以濟師

傳二十七年

窮

莠尹工尹沈尹之師遇吳師于窮地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君春秋不書光書吳胡傅歸罪大臣

潛

尹又帥楚師深入至

吳師不能退

固是一說湛若水謂使人考其跡而

潛

音隙宛音寬

吳師不能退

罪人斯得其說尤勝杜預以為罪在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

言此時者欲因吳師

告鱄設諸

徐孔穎達劉敞以為國人皆欲弑之

弗可失也

不可失此機會

告鱄設諸

安可訓耶文十六年來入弑君下辨

曰上國有言

言中國諸侯有常言

曰不索何獲

之詳矣

我

我自謂

王嗣也

按師都君子注復亦除也前漢高紀

吾欲求之

言我欲求君位

不吾廢也

之內皆不徭役也

事若克

捷也

事若克

王元美史記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

季子雖至

季札雖自

母老子弱

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

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

光曰我

光父先立即不傳

身也

猶女之身也言事汝母當如我子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左傳卷五十九

七

弑僚而代是為闔廬

室墟地為室伏甲士而享王為王僚設享禮王使甲坐於道

附見此時吳師徒出圍潛唯王僚在

列坐於道邊至光及其門之門門階戶席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主席者

補注是無若我何

皆王親也皆王僚親密之人夾之以鉞鉞劍也又夾之以劍言守衛嚴密

何

披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外

係鑷寫事踴躍却

防奸細也執羞者坐行而入進食者膝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執

乃字琢句鍊無一

者二人夾及體鉞及進以相授也以所進光偽足疾

快敘最不易得

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以所進光偽足疾

穆文熙觀王僚兵

殺已先偽足疾入于堀室抽劍刺王王僚之前乃抽

衛之嚴亦知光有

逆謀矣夫既其逆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王僚之前乃抽

而不預為之處又

就其冥愚而玩寇宜其見殺也補注於魚中以進

宜其見殺也

吳世家云鱒諸置

已首於炙魚之中

苟先君無廢祀我之先君不民人無廢土我國人民

穆文熙刺客中勁

社稷有奉吳之社稷有國家無傾吳之國家無乃

捷不反手無如鱒

吾君也則已立者乃吾誰敢怨我又將歸哀死僚之

諸者荆軻有遺恨

死事生以待天命以待天命非我生亂言禍

同上季子從容數

由我立者從之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先人之

語復命待命何其

道也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復命哭墓復使命於

婉而有禮乎賢人

復位而待季子復其本吳公子掩餘奔徐掩餘僚

之長焉而讓餘祭

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燭庸亦楚師聞吳亂

夷味之為仲為叔

而還言聞吳亂明卻郤宛直而和郤宛楚左尹以

焉而讓即中人亦

國人說之楚國之人皆喜悅鄢將師為右領鄢將

左傳卷五十九

俗狼戾而好戰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悞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詢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眦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意而不忍其身之不意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悛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通而札始得而為札矣吾故曰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大夫為右領之官與費無極比將師與無極朋而惡之俱惡

○惡去聲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子常即囊瓦好無極讞郤

宛焉無極讞謂郤謂子常無極設計曰子惡欲飲子

酒子惡即郤宛言郤宛欲又謂子惡無極又設計令

尹欲飲酒於子氏言令尹欲飲子惡曰我言我賤人

也楚之賤不足以辱令尹尹親臨我家令尹將必來

辱令尹若必為惠已甚其為恩惠吾無以酬之我無

報獻若何何以無極曰令尹好甲兵言子常之所好

○好子出之子謂郤宛出其吾擇焉我為選擇取其

取五甲五兵無極乃擇取曰教郤寘諸門言以此甲

毛晉與晏嬰處齊難同一行徑皆智人舉動

首令尹至子常必觀之子常好甲兵而從以酬之而

此已上四句皆無極辭及饗食日及郤宛真宴帷諸門

左張帷陳甲兵於無極謂令尹無極忽曰吾幾禍子

言我幾為子常致禍幾音祿子惡將為子不利郤宛將欲甲在門

矣伏甲已在子必無往勸子常必不且此役也此春

之吳可以得志楚可以得子惡取賂焉而還郤宛取

其師又誤群帥又誤同時諸帥如使退其師使諸帥

戰曰乘亂不祥此日字舉郤宛當時之辭吳乘我喪

此以下皆無極之辭言吳我乘其亂我亦乘吳有王

乘我有平王之喪而伐我僚之亂而取其不亦可乎言其令尹使視郤氏子常使人則有甲

真西山無極陷却
宛也豈不冤哉鑿
空造端締怨機禍
二族無罪而誅鳴
呼嗚矣

焉則信有甲不往子常遂召鄢將師鄢將師而告

之告將師以郤宛門將師退將師稟命而退遂令攻郤氏遂

自殺也郤宛國人弗爇國人知其冤令曰將師矯令

不爇郤氏言國人若不與之同罪當與郤或取一編

菅焉編菅編茅以覆屋曰菅者也或或取一乘稗焉

乘把也稗禾藁也或取一把國人投之而棄之遂弗

爇也遂弗令尹炮之炮音庖盡滅郤氏之族黨盡

及其黨與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又殺令終及其子

及佗佗徙何反與晉陳陳皆郤氏之黨

弟及殺晉陳晉陳之族呼於國陳之族被禍不

鄢氏鄢將費氏費無自以為王自以為專禍楚國專

遺禍於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欺蒙楚王

以自利也於其身令尹盡信之矣子常盡信其國將

如何楚國之人令尹病之令尹子常以此言為已

秋會于扈諸侯大夫令成周晉令諸且謀納公也且

納魯宋衛二國與昭公相固請之宋

子梁即宋與北宮貞子即衛北曰季孫未知其罪

言季孫不知所而君伐之君謂魯君請囚謂請囚請

以得罪之由

李益為齊景為鄭
陵之盟而梁丘據
入季氏之錦晉頃
為息之會而士鞅
納季氏之貨二君
憤然無知以為魯
之休戚無關於已
孰知田常鞅禍於
齊六卿伏憂於晉
藏火積薪而不悛

沈雲將恃國人之
險已而無見幾知
人之明以立於無
道之朝至於見殺
宜矣

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驚萬盜之膽也

穆文惠獻子取也季氏謂季氏天救之其言甚枉但謂非人魯君守齊無成季氏甚得其民亦自事也

亡謂請以於是乎不獲謂魯昭公皆不許君又弗克魯君又不自勝

而自出也而自出奔夫豈無備夫豈其國無戰守之備而能出君乎

而能逐其君其既危復安季氏之復復猶安也言天救之也天意實救

也助之休公徒之怒休息公徒之忿怒而格叔孫氏之心而開導叔

孫氏之心志不然苟不如此豈其伐人豈有以師致伐於人而說甲執冰

以游而其眾乃自解甲執箭叔孫氏懼禍之濫叔孫氏懼

季氏之禍季氏之禍而自同於季氏自與和同天之道也此乃天道

魯君守齊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今三年矣而無成功季

氏甚得其民季氏甚得國民之心淮夷與之魯之東夷皆與為好有十年

之備其所積蓄可備十年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齊不致力其實與楚黨援季氏

天之贊謂天救之有民之助謂甚得其民有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

○守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堅守臣節不敢宣用事

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鞅范獻子名言其難納二子

皆圖國者也言樂祁犁北宮喜皆圖謀國事者而欲納魯君而欲納昭公於魯

鞅之願也此我之所願欲也請從二子以圍魯謂從二子以圍魯國

無成若其無成死之以身死之示不二子懼樂祁犁北宮喜

以范鞅意以范鞅意皆辭皆辭不乃辭小國士鞅乃辭在會小國而以難

復而以難納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將戰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怡疑也言不命棄君不疑

○怡他久矣其來已久使君亡者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必此衆

左傳評林卷五十九

二十六

補注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此季孫之姦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說在屬辭

同上乃辭小國傳見諸侯皆欲納公晉卿貪故弗克

王荆五臣子而可敗君乎哉陽虎逆乃反

儔不足責孟懿子
實學於仲尼豈其
昧於大義卒至於
此春秋不書竊者
疑焉
孫鑣文直而快逸
近戰國

也必此好天既禍之天既降禍而自福也而自稱福

不亦難乎言其難也猶有鬼神猶有鬼神此必敗也此舉

敗亡嗚呼歎息之聲為無望也夫無可復其死於此乎其

且知公之徒眾果敗于公使子家子如晉昭公不從其言公徒敗于

言未已國人之謗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凡國中之祭

不謗詛沈尹戌言於子常左司馬沈尹戌曰夫左共

即郤與中旃尹即陽莫知其罪言二子不知而子殺

之子謂子常以興謗讟以起楚國之至于今不已自

至今猶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有仁之

殺人可以猶弗為也尚不肯為此殺今吾子殺人以

掩息謗讟猶弗為也而弗圖而不早不亦異乎不亦異

興謗今子常殺人而弗圖而不早不亦異乎不亦異

之所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國讒諂民莫不

知楚國之民去朝吳在十五年○去出蔡侯朱

喪大子建在二十一年殺連尹奢即伍奢屏王之耳

屏蔽楚平使不聰明聰視不得明苟不平王

之温惠共儉楚平王温良惠有過成莊有過於楚成

無不及焉無不及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能如成邇

無極也徒以親近今又殺三不辜三不辜謂郤氏以

興大謗以起楚國幾及子矣幾近及子之身矣子而

之之大謗讟幾及子矣幾音祁又幾子而

說傳平林

卷之九

穆文惠無極讒佞
異常固寵多端所
以平王至死而不
悟令尹斂怨不察
不有沈尹之危言
其孰能登動子常
快心國人哉
汪道昆出脫平王
甚是所謂危言以
動之者

魏世傲平王治楚
幾于晉悼只用一
無極幾於小國小
人豈在多哉

殺入可以猶弗為也尚不肯為此殺今吾子殺人以
掩息謗讟猶弗為也而弗圖而不早不亦異乎不亦異
興謗今子常殺人而弗圖而不早不亦異乎不亦異
之所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國讒諂民莫不
知楚國之民去朝吳在十五年○去出蔡侯朱
喪大子建在二十一年殺連尹奢即伍奢屏王之耳
屏蔽楚平使不聰明聰視不得明苟不平王
之温惠共儉楚平王温良惠有過成莊有過於楚成
無不及焉無不及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能如成邇
無極也徒以親近今又殺三不辜三不辜謂郤氏以
興大謗以起楚國幾及子矣幾近及子之身矣子而
之之大謗讟幾及子矣幾音祁又幾子而

不圖子而不將焉用之亦將安所用夫鄆將師且鄆

為右矯詐稱子矯子之命之命令以滅三族即郤氏陽國之

良也楚國之而不愆位在位素吳新有君吳光新立

有疆場日駭楚之疆意日有侵楚國若有大事楚國

軍旅他變此危道也子其危哉衆情不附恐生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有智之人除去讒愚今子愛讒以自危也今子常信

自取危甚矣其惑也此不可曉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即

名子常引咎自敢不良圖敢不善九月己未子常殺

費無極與鄆將師子常用沈尹成之盡滅其族盡滅

之族鄆氏以說于國以自解說于國謗言乃止楚人乃止

冬公如齊自鄆齊侯請饗之為昭公子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言魯君朝夕立於齊之又何饗焉又何

禮為其飲酒也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獻比

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而請安齊侯請自安子仲

之子曰重子仲即魯公子怒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

為齊侯夫人嫁於齊景曰請使重見行飲酒禮而欲

也音現子家子乃以君出避齊十二月晉籍秦

致諸侯之戍于周籍秦籍談子會扈魯人辭以難魯

昭公之難為辭經所以不書戍周難去

經二十有八年丁亥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

者再皆不見禮故

孫鐘一意分仁知前後若相應秀句婉收益近戰國

汪道昆無他善獨殺無極一事頗快人心所以終瓦於患

楊升菴饗名而燕非禮也燕而宰獻且終之以媒非禮甚矣子家其明於上下之分乎其明於男女之別乎不然既謝饗而復以君出何其果也補注其飲酒也禮諸侯相為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太宰以飲賓子家知齊侯心不為公設享禮第以為辭耳

昭經二十八年孫復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

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卒無傳定公卒○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悼公卒頃公結立○冬葬滕悼公

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寧以為全罪昭公者誤矣

○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悼公卒頃公結立○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公志恤鄰之禮也

○冬葬滕悼公

而鄭墓之速自見矣

○冬葬滕悼公

諸侯之墓以結外

○冬葬滕悼公

傳二十八年

○冬葬滕悼公

補注辱在寡人誰

○冬葬滕悼公

公先齊而後晉非

○冬葬滕悼公

謂不皆

○冬葬滕悼公

按復于竟言晉使

○冬葬滕悼公

魯公復還於晉之

○冬葬滕悼公

竟外而後逆著乾

○冬葬滕悼公

侯以辱魯也

○冬葬滕悼公

湯睡菴太史公云

○冬葬滕悼公

無為權首反受其

○冬葬滕悼公

咎即叔游所對祁

○冬葬滕悼公

○夏四月丙戌鄭

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將如乾侯

而即其安

人孰矜之

弗聽

使請逆于晉

君淹恤在外

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

而即安於甥舅

公復于竟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將如乾侯

而即其安

人孰矜之

弗聽

使請逆于晉

君淹恤在外

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

而即安於甥舅

公復于竟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

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將如乾侯

而即其安

人孰矜之

弗聽

使請逆于晉

君淹恤在外

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

而即安於甥舅

公復于竟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

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將如乾侯

而即其安

人孰矜之

弗聽

使請逆于晉

君淹恤在外

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

而即安於甥舅

公復于竟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而後逆之

經世鈔國何有焉便言於君而討之有焉初無預於遂執之遂執祁勝祁勝賂荀躒乃行

之道賂於荀躒為之言於晉侯荀躒以祁盈專戮進晉侯

執祁盈用荀躒之臣曰祁盈既被執鈞將皆死其家臣曰

鈞同也言二人同被執皆將戮死愨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語之

聲吾君謂祁盈愨使祁盈以為快以快祁盈之志乃殺之乃

聞勝臧先死○愨銀去聲及揚食我揚叔向

祁勝祁盈而殺之盈而殺之及揚食我邑食我

也○食音嗣食我揚食祁盈之黨也與祁盈而助亂

而助亂故殺之故殺之併殺食我遂滅祁氏祁盈羊舌氏滅

盈為亂故殺之併殺食我遂滅祁氏之族羊舌氏

揚食我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先時叔向欲娶

之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巫臣妻夏姬之

妻為其母欲娶其黨叔向之母欲為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言吾父妾勝多而庶吾懲舅氏矣嫌母氏性

舅黨為其母曰叔向子靈之妻子靈即巫臣殺三夫

賢乃不聽母命取謂陳御叔楚襄老及一君陳靈一子夏徵而亡一國

宗之禍豈禍之來夏氏之女以致覆巫臣也時巫臣已死公

固自有數不係申女乎言之可無懲乎欲娶其女乎而吾聞之

奇中也以巫臣叔所聞甚美必有其惡天地之理循環無窮故甚

敗余惑之矣李筮翁古今之美者不妖於其身必妖於其人故曰甚

美必有其惡也孫應鑿浚水觀源於夏姬之身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有所禍敗於人

○豸而天鍾聚其美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將必用夏姬大

音陷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豸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也言姚子生

不得論其世也

美顏貌甚美光可以鑑鏡也髮膚光名曰玄妻以髮黑故名曰

平公不足論也叔

妻玄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有仍女所生

族滅何哉

實有家心豕猪也其心似貪怙無厭貪財怙食無有厭足忿類

穆文熙祢盈惡家

無期類戾也忿怒狼戾無謂之封豕封大也因其名伯封謂之封豕

未為于紀而楊食

有窮后羿滅之羿有窮君名篡夏夔是以不祀言夔固取

我宣於祢氏亦未

且取而併殺之而

且族嗜亦甚矣叔

有仍之美女生子以且三代之亡夏以妹喜殷以妲

向之母先見其毒

致滅亡絕其祭祀

不知祢氏之禍亦

所由也共子之廢共子即晉申生以驪皆因

有人能先之否也

女之事也女何以為哉汝何以夏姬之女夫有尤物夫有

孫鑿尤物字于今

足以移人足以移易苟非德義叔向懼叔向聞母不敢

已陳

陳明卿向之欲取

巫臣氏也自向而

制其心則必有禍禍亂之階

言則母之命猶君

取不取娶平公彊使取之晉平公彊抑叔向使娶生

之命自向之母而

伯石伯石即楊食我伯石始生伯石之子容之母子

已之命此向所以

母叔向嫂伯華妻也走謁諸姑姑叔向母也叔向妻

終取之也雖然使

也姑曰長叔姒生男長叔謂叔向也兄弟之妻相謂曰

向而誠不欲娶也

音姑視之叔向之母及堂聞其聲而還聞生兒

而以母之命為君

曰是豺狼之聲也言其啼聲狼子野心豺狼之心

誦之則平公亦不

不可非是此子莫喪羊舌氏矣莫能喪羊舌氏遂

強使之也已

弗視其母遂錄秋晉韓宣子卒即韓魏獻子為政

彭家鹿叔虎之母

魏奇將中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七縣鄆祁平陵梗

美矣叔向之母謂

軍為政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司馬彌牟為鄆

其必生龍蛇而卒

大抵物之心者皆

孫鍾走馮二字似
可省然波瀾志態
正在此等處

大夫先祁氏邑賈辛為祁大夫亦祁氏邑司馬烏為平陵大夫

亦祁氏邑魏戌為梗陽大夫祁氏邑○戌音茂 知徐吾

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亦祁氏邑○知音智 韓固為馬首大夫固

起孫亦祁氏邑孟丙為孟大夫亦祁氏邑樂霄為銅鞮大夫羊舌

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亦羊舌氏邑○朝如字 僚安為楊氏大

夫亦羊舌氏邑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賈辛司馬

烏帥師故舉之舉以辛邑賞其勤王之功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

戌餘子之不失職餘子晉官各卿之庶子為餘子以四子皆為餘子而不失其所職

能守業者也能保守其家業者也其四人者謂司馬彌牟孟皆

受縣皆先受縣而後見於魏子受縣而後見言承眾而舉不以私也○見現 以

賢舉也以四人皆有賢材故舉之魏子謂成鱣魏舒問於晉大夫成鱣吾與

戌也縣言我以縣與戌子魏戌人其以我為黨乎人亦以我為黨其親乎

對曰成鱣答何也何以為黨也且魏戌之為人遠不忘

君其在疏遠不敢忘君其忠如此近不福同其在近密不偏同位其共如此居利思

義其處財利則思合義無苟得之心也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正無僭濫之心也有

守心有固守之心而無滯行行○行去聲雖與之縣雖以

之不亦可乎言其可也昔武王克商昔周武王克勝殷邦光有天下

之德奄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之往也以兄弟而往封國者十有

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紀載不

同不必強姬姓之國者以同姓而往封國者四十人四十一人亦為之說

王元美魏子之舉
戊誠不以黨至擬
之於武克商之業
豈其倫哉而舒也
偃然受之不以為
僭益不待成周南
之泄而知其志之
荒矣

必強皆舉親也言武王之封兄弟同夫舉夫舉用人

無他初無他道唯善所在惟在於善親疏一也或親或疎

詩曰皇矣詩唯此文王詩作唯帝度其心言上帝實

莫其德音莫音陌又其德克明其德能如克明克類能如月照

萬物皆使得克長克君能有人之德長張上下同王此

大國故能興王於此周克順克比能使天下順從又

卑下同比如下文王天下之人長短相成能其德

靡悔其德皆命既受帝祉既受上帝施于孫子施德

言受天福廣及其心能制義曰度此以下覆解詩之

類類善也無失類者不善之謂也

能制合宜之義德正應和曰莫其德端正民皆應

臨四方曰明照臨四方無隱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

其所無失其教誨不倦曰長教誨不倦賞慶刑威曰

君作福作威慈和徧服曰順慈祥和睦徧服擇善而

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得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地

如織之九德不愆九德上文九者之德作事無悔所

成文也故能蒙受子孫賴之後世子孫主之

舉也大夫稱主此言近文德矣舉魏戊等勤施無私

從故曰近所及其遠哉其福祿將及賈辛將適其縣

文德矣將往所治見於魏子始見魏歸魏子曰辛來呼其名

之祚縣見音現

附見叔向適鄭受

昔叔向適鄭

昔者叔向之往鄭國

駸蔑惡

駸蔑即鄭然明言其貌醜惡○駸言

享于時禮費欲觀

欲觀叔向

駸蔑欲觀叔向之賢德

從使之收器者

隨從使人應收斂俎

叔向之德容故享

豆之器者

而往觀焉

立於堂下

從收器者一言而善

在堂下未必欲見

駸蔑時發

叔向將飲酒

叔向時專畢

聞之

李益翁如往也非

必駸明也

駸明即駸蔑叔向素聞駸

下

執其手

地名東坡詩不向

以上

執駸蔑之手以升堂

曰

昔賈大夫惡

何以得卿卿陳蕭

之大夫惡

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

其妻嫌

有射雉詩今日如

御以如臯

御以如臯澤射雉

而射之

○射

穆文與譏蔑以

獲之

其妻始笑而言

我

不能射

言受知叔向以

御以如臯

御以如臯澤射雉

而射之

○射

言取入賈大夫妻

獲之

其妻始笑而言

我

不能射

三年不言一射左

御以如臯

御以如臯澤射雉

而射之

○射

言犯之累人才之

獲之

其妻始笑而言

我

不能射

証賈大夫見魏子

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

女遂終身不言不笑

今

之不笑賈辛也雖

子少不颺

今子謂駸蔑顏貌少

子若無言

若無堂下

無緊要殊有風味

吾幾失子矣

我幾失汝不得相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

人之不可無

遂如故知

叔向遂與然

今女有力於

王室

今賈辛汝有

吾是以舉汝

因功而舉言

行乎

汝

敬之哉

毋墮乃力

無墮損汝前日之功

仲尼

聞魏子之舉也

以為義

曰近不

失親

又聞其

命賈辛也

以為忠

詩曰

自求多福

是

遠不失舉

可謂義哉

之義矣

又聞其

命賈辛也

又聞魏舒命

以為忠

詩曰

自求多福

是

以為忠

詩曰

自求多福

是

自求多福

長配命

自求多福

是

自求多福

是

長配命

自求多福

是

自求多福

是

自求多福

是

自求多福

是

自求多福

以為算計鳥得為義為忠而夫子稱之意者魏斯將為諸侯左氏先設言以為張本耳

孫鑣精婉有妙致按自虎通宗者何宗有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

彭家屋魏子賢者一念之邪遂至受賄鑣獄使非與正人居而及聞正論則已過矣語有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君子之不可不擇所與也如是夫

孫鑣扮得妙大有

忠也言配天命致多福者惟忠魏子之舉也義魏舒之舉賢也命義其命也

忠其命賈其長有後於晉國乎福及子孫宜長

冬梗陽人有獄梗陽縣人魏戊不能斷魏戊為梗陽大夫望輕故

不敢斷決其出以獄上於魏獻子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獻子將受之魏獻子將受其賂魏戊謂閻沒

女寬二人魏子之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言魏

若受梗陽人若受梗陽人者女樂之賂賄莫甚焉其

吾子必諫吾子謂閻沒女皆許諾許諾退朝

待於庭閻沒女寬待饋入饋人既入召之魏子召

比置二大夫自始食至三歎三次歎息既食食畢使坐命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言我聞諸前輩伯叔行諺曰

唯食忘憂人惟飲食之時忘其憂慮吾子置食之間今二大夫始

三歎何也何為而三歎同辭而對二大夫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言或人昨日偶賜我以酒不夕食不曾晚食饋之始至適

恐其不足恐不足以飽是以歎所以一歎中置至食自

曰豈將軍食之言豈有將軍飲食之魏子中

而有不足而有不飽是以再歎所以再歎及饋之畢及饋

願以小人之腹言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君子之心

屬厭而已屬足也飽則厭足不可過貪以獻子辭

梗陽人悟二大夫規諫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千古妙論但能一味之曷有不足哉

恣態

鍾伯敬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而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一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誠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魏禮按強慢拒諫之人亦宜用此法

穆文熙小人之腹

君子之心二語乃

千古妙論但能

一味之曷有不足

哉

哉

哉

哉

哉

哉

孫鑛醞藉可諷詠
與祈招之詩同調

昭經二十九年

高閔唁于野其齊

地也唁于乾侯晉

地也今在鄆乃魯

地故恒書來而已

季本公如齊齊侯

唁公又為公取鄆

故言至自齊若夫

乾侯晉無一使通

焉公不敢入晉則

不得以自晉言矣

豈非士執取貨季

孫之故哉

高閔諸侯出奔狼

須未有如公之甚

者

同上叔詣欲納公

而卒

經二十有九年戊子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

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高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公如

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逃公也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見經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見經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

甲君矣言齊稱主君是甲我公矣君祗辱焉言往事齊適以取辱公如乾侯

公為齊所甲故附錄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二十

復適晉冀見恤○尹氏固二十六年從子朝奔楚而道還者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

也稱伯魯子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

人遇之周郊周有婦人遇尤之尤怪尹固責之曰處則勸人

為禍言尹固處周則勸子朝為禍亂行則數日而反言尹固出奔則數日而亟反

是夫也是夫賤尹固之稱其過三歲乎其能過三歲而不止乎夏

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鄆周邑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

盈等故以鄆叛○陰不佞敗之陰不佞周大夫敗趙車之師○平子每

歲賈馬季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具備從公者之衣服

○從去而歸之于乾侯歸公于乾侯之地公執歸馬者賣之

昭公執歸馬者賣其馬昭公執歸馬者賣其馬乃不歸馬平子乃絕衛侯來獻其乘馬

曰啓服衛靈公以乘馬獻于昭公○乘如字又去斬而死而死馬墮斬而死公

將為之積昭公將為馬作棺以埋之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言公之從者已

孫復季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家鉉翁論者多怨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

傳二十九年

陳傅良及原伯魯之子天子殺大夫

不書例在桓十八年

王元美竊意意如

剛忍凶悖必無歸

馬之事脫有之亦

鄭莊射中王肩使

祭足勞王具問左

右之類耳加亦於

人以手撫之此小

人之欲掩其惡者告病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費飲乃以幘裹之禮曰

也禮敝帷不弄為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行羔裘公行昭公子昭

啓服誠過矣于家故以幘裹之龍輔於齊侯龍輔之玉獻於齊侯遂入羔裘公行遂

子乃請食之何居當是時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積死

馬哉此即大子傷入不問馬意也雖然路馬死埋以惟禮也子家子之食

從者權也按曰公衍公為至公為為兄數句挿

入明公衍實為兄之由穆文鳳產母相賣公為為兄事之失

真乃至於此昭公魯且追思失曰務人為此禍也公若謀逐季氏且

故公為為兄而公私喜於陽穀昭公私以得而思於

公衍反為弟為生公為之母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

時既相與請相與偕告翼公衍之母使待二日過二公

備出產舍請相與偕告已生子共自公二日過二公

為生公為之母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

故公為為兄而公私喜於陽穀昭公私以得而思於

公衍反為弟為生公為之母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

時既相與請相與偕告翼公衍之母使待二日過二公

備出產舍請相與偕告已生子共自公二日過二公

為生公為之母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

故公為為兄而公私喜於陽穀昭公私以得而思於

公衍反為弟為生公為之母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

時既相與請相與偕告翼公衍之母使待二日過二公

備出產舍請相與偕告已生子共自公二日過二公

為生公為之母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先

故公為為兄而公私喜於陽穀昭公私以得而思於

始迷而終悟點公為而立公衍獨此一專快人耳

陳廣野秦龍御龍之說此足徵秦墨之博物一張萃之嘗食龍而知龍光者欬

後生而為兄且公為本後生其誣也久矣直也為日

久乃黜之乃廢黜而以公衍為太子追改公衍為兄

錄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有龍魏獻子問於蔡

墨魏舒問於晉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惟龍最

為有知知以其不生得也生而得之謂之知以龍

音智下同然乎對曰蔡墨人實不知言龍本無知乃人

智信乎然乎對曰蔡墨人實不知言龍本無知乃人

非龍實知有知也古者畜龍養之畜音勛下同故

國有秦龍氏秦養也故前代嘗有有御龍氏又有御

獻子曰是二氏者言此秦龍御龍二氏者吾亦聞之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膠叔安

膠古國名叔安其君名○膠音溜

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也玄孫之後為

裔其名曰董父○父音甫

實甚好龍

其性甚好於龍○好去聲

能求其香欲

能求

龍之所嗜好願欲○者音嗜

以飲食之

時其飲渴而飲食之○龍飲去聲食音嗣下同

龍

多歸之

龍多有歸於董父者

乃擾畜龍

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擾如字

以

服事帝舜

以能畜龍服事虞舜

帝賜之姓曰董

帝舜乃賜之姓以董為姓

曰秦龍

秦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駘川

封其國於駘川之地○駘音宗駘

夷氏其後也

駘水上夷皆董姓董父之後也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帝

魏禧按荒唐可笑後人作路史皆祖此而益誕耳

舜之後世世

及有夏孔甲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

擾于有帝

德

帝賜之乘龍

四龍為一乘此言天帝賜於天

河漢各

各有雌雄

河漢之龍各有一雌一雄

孔甲不能食

穆文熙秦龍之事杳茫難信若謂古有是言而遂據之

為信則彼補天射有頭觸出朋者皆亦可信乎

孔甲得龍而

而未獲秦龍氏

未得秦龍氏之官

有陶唐氏既

衰

陶唐堯所治地

其後有劉累

劉累堯之子孫

學擾龍于秦龍氏

秦

龍氏

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

時其飢渴而飲食之

夏后嘉之

夏后孔甲嘉美其功

賜氏曰御龍

賜劉累之後以御龍為氏

豕韋之後

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豕遷魯十四年○更音庚

龍一雌死

所畜之龍一雌忽死

潛醢以食

夏后

潛藏也藏以為醢

夏后饗之

孔甲享而食之既

而使求之

孔甲又使龍氏求致龍

懼而遷于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而遷

于魯縣

范氏其後也

晉范氏其子孫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

自貶退

范氏其後也

晉范氏其子孫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

之故無畜龍

對曰夫物

夫天下之物

物有其官

穆文鳳龍為神物
惡可參之可參必
非龍也或物之似
龍者也即或參之
則亦方上降伏之
術耳今時未必無
之也

朱以主官脩其方居是官者必脩其朝夕思之及自朝

常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則有死罪失官及於其身

不食失其官守官宿其業居是官者其物乃至若水

則能至若泯滅棄物乃坻伏則其物乃坻

音止鬱埋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故自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實並列

氏賜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及其死則

祀社稷五祀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是

尊是奉俱為王者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木官之長

曲而有芒角也其火正曰祝融取其明貌其祀摯焉

金正曰蓐收金官之長號曰蓐收取秋水正曰玄冥

水官之長曰玄冥取水陰土正曰后土后土土為羣

物長故稱后其祀句龍焉在龍水物也故為水物

水官棄矣今水官棄絕故龍不生得故龍坻伏不然

苟不周易有之周易無在乾三三乾下乾之效

巽下乾上姤乾初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

離下乾上同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

三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

夬乾上九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

曰見群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

王元美言龍之說
甚怪世言左氏近
誣謂此類非耶雖
然此漢儒所披拾
以明劉氏為堯後
者也或非盡本書
語也

穆文鳳易又取象
明理未必實有其
事思可據也

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若使龍不出見誰能物

之物謂上六卦所稱潛見飛亢無首戰之類言誰能知其物而名之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

墨之言則為獻子曰社稷五祀又問社稷與誰氏之皆是真龍

五官也皆是何代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即金天氏子孫有四

人少去曰重重能治木曰該該能治金曰脩脩能治水曰

熙熙能治水實能金木及水四叔能治金木及水之官使重為句芒正

該為蓐收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世不失職四子

能治其官遂濟窮桑遂濟窮桑窮桑少皞之號也此其三祀也

使不失職遂濟成少皞之功此其三祀也

四子死皆為民所祀此金木水之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黎能治火

為祝融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在大皞後神農

魏禮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泰龍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梁鸞所以

馴堯夫龍神物也龍能平水土○為后土正此其二祀也二子死皆為

猛獸而有嗜欲則共音恭句音鉤民所祀此火

土之道焉又知人祀也○后土為社在野為社見上土正曰后土稷

有子名柱柱為稷為田官自夏以上祀之柱死為民所

能治播殖為稷亦為稷亦為田官自商以來祀

祀為周棄棄周之始祖亦為稷亦為田官自商以來祀

之湯既勝夏廢社而以棄亦為稷亦為田官自商以來祀

城汝濱趙鞅趙武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遂賦晉

國一鼓鐵鼓猶治也以鑄刑鼎以其鐵鑄著范宣子所為

刑書焉范宣子即范匄曾作刑仲尼曰晉其亡乎言

馴堯夫龍神物也龍能平水土
○
為后土
正
此其二祀也
民所祀此火
猛獸而有嗜欲則共音恭句音鉤
土之道焉又知人祀也
○
后土為社
在野為社見上土正曰后土
稷
有子名柱
柱
為稷
為田官
自夏以上祀之
柱死為民所
能治播殖
為稷
亦為稷
亦為田官
自商以來祀
祀為周棄
棄周之始祖
亦為稷
亦為田官
自商以來祀
之
湯既勝夏廢社而以棄
亦為稷
亦為田官
自商以來祀
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
遂賦晉
國一鼓鐵
鼓猶治也
以鑄刑鼎
以其鐵鑄
著范宣子所為
刑書焉
范宣子即范匄曾作刑
仲尼曰晉其亡乎
言

張半菴春秋末世大較崇尚嚴酷故鄭與晉後先有刑書之鑄孫應鑄觀此則孔子之論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孫鑣與叔向論刑書同意

其有滅也失其法夫晉國將守晉叔

之所受法度唐叔晉始封君言將守唐叔所受於周之法度以經緯其民

於民如經緯卿大夫以序守之位序而固守之民是

以能尊其貴賤而為官者畏威懷德是以能尊奉其所貴貴是以能守其

業貴而為民者宜民宜人是以能保其職業貴賤不愆貴賤相安舉無愆過所謂

度也所謂有國之法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昔者晉文公作執秩主爵

之為被廬之法僖二十八年蒐于被廬脩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以主中國諸侯

盟今棄是度也今將廢棄祖宗之法度而為刑鼎而著刑書於鼎民在

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

奉上則貴賤無序無復次序何以為國何以治其國家且矣

宣子之刑且范氏所夷之蒐也乃蒐夷之法也蒐夷在文六年晉國

之亂制也蒐夷之後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

法如之何可以蒐夷之制為晉國之定法蔡史墨曰蔡史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

其亡乎言二家其有危亡之釁乎中行寅為下卿中行寅即荀寅為晉下卿而

于上令而于犯上擅作刑器專擅鑄作刑鼎之器以為國法以為

晉國之法是以奸邪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

復興之是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亡也其及趙氏禍必及

趙孟與焉趙孟即趙鞅亦與於鑄鼎之役然不得已然鑄刑鼎

意不得已若趙氏能脩德可以免可以免禍為定十年荀寅士吉射入朝

而從之歌以叛傳

同上易猶售言以凶貨易之也數語稍消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九

